

戴叔清編

文學描寫手冊

叢書之一

ABC

青年作家

八之書叢CBA家作年青

冊手寫描學文

編清叔戴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藝 文

1932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日付排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三版

Frank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青年作家 A B C 叢書之八

文學描寫手冊

全書十冊實價大洋五角
每冊另售實價大洋五角

編者 戴叔清

發行者 文藝書局

印刷者 文藝書局

總發行所 文藝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中
五四九號太和坊
特約發行所 廣州共和書局
漢口光明書局

【注意】本叢書總目列後

解題

『文學描寫手冊』這一部小書，是分三部分編輯而成。第一部分，是『理論部』，裏面收的，是關於描寫的理論文三篇，青年的創作家讀了，可以了解描寫文的主要理論與方法。第二部分是『描寫文範』，所收文例，不但在文字技術的本身方面是很優秀，就是取材，也根據最近出版的西洋名著譯本，以免與其他描寫書籍重複。第三部分是『描寫特輯』，專門的介紹了現代中國的最擅長寫景以及謳歌自然的郁達夫先生與郭沫若先生的散文與詩歌。青年的創作家，如果能就本書詳加研鑽，對於描寫方面，當有所得。

一九三二年二月

編者

文學描寫手冊

——目次——

第一編 描寫總論

一 描寫……………(一一)

二 論描寫……………(一一)

三 論景物描寫……………(一一)

第二編 描寫文範

一 節季描寫文範……………(二九)

目次

一

- 二 光影描寫文範……………(四九)
- 三 天象地象描寫文範……………(七一)
- 四 花樹蟲鳥描寫文範……………(八五)
- 五 都市鄉村描寫文範……………(一一一)
- 六 人物描寫文範……………(一二九)

第三編 描寫特輯

- 郁達夫的自然描寫文(斷片)……………(一四七)
-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一六七)

一 描寫(二)

描寫一事，於敘述，抒情最有關係，這二者大部是描寫的工夫；即在議論，關於論調的風格，趣味，等等，也是描寫的事；所以我們在這一篇裏討論描寫。描寫的目的是要把作者所知所感密合地活躍地保存於文字中。同時對於讀者就發生一種功效，就是讀者得以真切了知作者所知，如實感受作者所感，沒有誤會，晦昧，等等缺憾。

我們對於一切事物，自山水之具象以至人心之微妙，時相接觸，從此有所覺知，有所感動，都因為有一個印象進入我們的心。既然如此，則要密合而且活躍地描寫出來，惟有扼住這一個印象來描寫。這只有一種最適當的說法，正如照相機攝取景物，凹凸鏡的焦點只有一個最適當的一樣；除了這一種說法，旁的就多

少要差一點了。所以找到這一種最適當的說法，是從事描寫時應當努力的。

現在先論描寫當前可見的境界。當前可見的境界給與我們一個什麼印象呢？不是像一幅畫圖的樣子麼？畫家要把牠描寫出來，就得相定位置，審視隱現，依着光線的明暗，空氣的稀密，使用各種的彩色，適當地塗在畫幅上。如今要用文字來描寫牠，也得採用繪畫的方法，凡是畫家所經心的那些條件，也得一樣地經心。我們的彩色就只是文字；而文字相合得適當，選用得恰好，却也能把位置，隱現，等等都描寫了出來，保存個完美的印象。

如史傳裏邊，敘述的是以前時代的境界，如小說裏邊，敘述的是出於虛構的境界，都不是當前可見的。但是描寫起來，也以作者曾有的印象爲藍本。作者把曾有的印象割裂或併合，以就所寫的題材，那是有的，而決不能完全脫離印象。完全脫離了，便成空虛無物，更從那裏去描寫呢？（二）

以上是說以靜觀境界，也以靜寫境界。也有些時候，我們對於某種境界起了某種情感，所得的印象就不單是一幅畫圖了。這畫圖中還滲和着我們的情感的分子。假如也好像平常繪畫這樣寫出來，那就不能把捉住這一個印象。必須融和別一種彩色在原用的彩色裏，（這就是說把情感融入描寫用的文字，才能把牠適當地表現出來。（三）

次論描寫人物。因爲人各有個性，所以我們得自人物的印象，各各不同。就顯然的說，男女，老幼，智愚，等等是有各殊的印象給我們；就是（同是男或女，同是老或幼，同是智或愚，也會給我們各殊的印象。假若描寫人物，只就人的共通之點來寫，則只能保存了人的類型，但是不能表現出某一個人。要表現出某一個人，須抓住他給與我們的特殊的印象。如容貌，風度，服飾，等等，是顯然可見的，可同描寫境界一樣，用繪畫的方法來描寫。至於內面的性情，理解，等

等，本是拿不出本體來的，也就不會直接給我們什麼印象。必須有所寄託，方才顯出來，方纔使我們感知。而寄託某一個人的性情，理解，等等，最豐多的，就是他的動作和談話。所以要描寫內面，就得著力於這二者。

在這裏論描寫而說到動作，這動作不是指一個人做的某一件事。在一件事裏，固然大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內面，但保存一件事在文字裏是敘述的事情。這裏的動作，單指人身的活動，如舉手，投足，坐，臥，笑，啼之類而言。這些活動都根於內面的活動，所以不可輕易放過，要把牠們仔細描寫出來。只要抓得住這人的特殊的動態，就把這人的內面也抓住了。(四)

描寫動作的時候，須要知道這人有這樣的動作時所佔的空間與時間。如其當前描寫，空間與時間都是明白可知的，那還不十分重要。但是我們作文，往往不能夠當前描寫人物；如歷史與小說中的人物，怎麼能得當前描寫呢？這就非注意

空間與時間不可了。關於空間，我們可於意想中畫定一處地方，一切方向，設置都認清楚了；譬如布置一個舞臺，預備演劇者在上面活動。然後描寫主人翁的動作。他若是坐，就有明確的向背，他若是走，就有清楚的蹤跡。這還是就最淺的講呢。總之，惟能先畫定一個空間，方使所描寫的主人翁的動作都有節拍，內面的活動一一與外面的境界相應。關於時間，我們可於意想中先認定一個季節，一個時刻，猶如編作劇本，注明這幕戲發生於什麼時候一樣。然後描寫主人翁的動作。一個動作佔了若干時間，一總的動作是怎樣的次第，就都可以有個把握。這纔合乎自然，所描寫的確實表現了被描寫的。(五)

在這裏論到的談話，不是指整篇的談話，乃是指語調，語氣，等等而言。在這些地方正可以表現出各人的內面，所以我們不肯放過，要仔細描寫出來。這當兒最要留意的：我們不要用自己談話的樣法來寫，要用文中主人翁談話的樣法來

寫，使他說自己的話，不蒙着作者的彩色。就是描寫不是當前的人物，也當想像出他的樣法，讓他說自己的話。在對話中，尤其用得到這一種經心。果能想像得精，把捉得住，往往在兩三語中，就把人物的內面活躍地傳狀出來了。（六）

至於議論文，那就純是我們自己說話了。所以又只當用自己的樣法來寫，正同描寫他人時一樣的情形。

以上是分論描寫境界人物。而一部的敘述文與多數的抒情文裏，境界與人物往往是分不開的。境界是人物的背景；人物是境界的攝影者，一切都從他的攝取而顯現出來。於是我們從事描寫時須得雙方兼顧。這大概有兩種趨向：一是境界與人物互相調和的，如清明的月夜，寫情人的歡愛，苦雨的黃昏，寫羈客的離緒，這就見得彼此成個有機的結合，情與境都栩栩有生氣。一是境界與人物不相調和的，如狂歡的盛會，中有感憤的獨客，骯髒的社會，却有卓拔的佳士，這就見

得彼此反對得厲害，因而人物的性格被襯得十分明顯。這二者原沒有優劣之別，我們可就題材之自然，決定從那一種趨向。但描寫時應當注意的範圍却擴大了；除却人物的個性以外，如自然界的星，月，風，雲，氣候，光線，聲音，動物，植物，人爲的建築，器物，等等，都要出力地描寫，才得表現出這個調和或不調和來。

末了，我們要記着扼住印象是描寫的根本要義。恰當地扼得住，具體地說得出，描寫的能事已盡了。從反面看，就可知不求之於自己的印象，却從別人的描寫法裏學習描寫，直是間接的，寡效的辦法。如其這麼做，充其量也很有限，只不過成了一件複製品。而自己的印象却彷彿一個無盡的泉源，時時會有新鮮的描寫流出來的。(七)

(一)我們讀柳宗元的「小石潭記」：「……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底

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參互，不可知其源。……」那有不覺得他所得的印象詳明地展示我們面前的呢？

(二)如『城外小說集』『月夜』篇中，寫月夜郊園，非常妙美，其實是作者曾有的印象：『小園浴月，果樹成行，小枝無葉，疏影橫路。有忍冬一樹，攀附牆上，時發清香。似有花魂一一飛舞溫和夜氣中也。……瞻望四野，皎然一白，碧空無雲，夜氣柔媚。蛙蛤亂鳴，聲聲相續，如擊金石。月光冶美，足移人情。……更進，則有小溪曲流，水次列白楊數樹，薄霧朦朧，承月光轉爲銀色，上下彌曼。遍罩水曲，若被冰縮。』

(三)如『水經注』描寫巫峽這地方，「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說到肅，「淒異哀轉，」就融入作者的情感了。

(四)如『史記』項羽本紀「中寫樊噲：「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

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我們讀此，就認識了樊噲了。

(五)描寫人物，也有籠統地寫，不畫定空間，時間的，那又當別論。

(六)如『史記平原君列傳』寫毛遂定從一段：「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諸人的短語，都能表現內面的心情。

(七)如『現在日本小說集』金魚篇中「一到街上資金魚的這樣青的長雨的時節，」周作人『山居雜詩』中，一聽了這迫切的尖細的蟲聲，引起我一種彷彿枯焦氣味的感覺。這『青的雨』與『枯焦氣味的蟲聲』都是作者從自己的印象中得來的新鮮的描寫。(葉紹鈞)

二 論描寫

小說這種藝術，從它的形式上看去，就知道描寫是極重要的。在常識的「小說作法」，可以說其中所講的，一是描寫，二是描寫，三還是描寫。小說裏人物的心理非描寫不可，小說裏的情景非描寫不可，小說裏的風景非描寫不可，人物的關係非描寫不可。

但是，「描寫」與「說明」是怎樣的不同呢？，說明只消讀者的理性能領受就夠了；所以看情形去用數學的證明似的方法就夠了。一說到「描寫」就很困難。描寫的目的之所在，不單是使理性能領受，非使讀者的全人格全感覺，與它充分的同感不可。例如描寫景色，只說那是有山有川的，有人家五六十的鄉間，這雖使人了解，也許只能成爲「說明」，而不能成爲「描寫」。反之，雖然沒有列

舉全部的地形，只說小小的人家，或在山麓，或在山腹；有的在山崖之上，臨着流水；有的沿着崎嶇不平的道路點散着，我想讀者比較能夠顯明的認識，這是有山有川的山間的寒村。又如寫水中有太陽，輝煌地反射着，蟬在叫，濃雲低低的捲着山嶺，雖然沒有說出這是夏日的午後，讀者也一定知道的。試看這例，就知道所謂「說明，一不過是使人「了解」而已，所謂描寫，就更進一步，非叫讀者認識不可。就是，如其描寫芬芳，那芬芳非從紙上襲擊讀者的鼻子不行；如其描寫顏色，那顏色在一瞬間非浮現在讀者的眼裏不行；如其描寫顏色鮮麗而又芬芳的花，顏色與芬芳非同時申訴於讀者的眼鼻不行。

說起「嬌小的美人」，我們不過從言語的條件上了解她罷了。但是那嬌小的程度，或美麗的種類，僅靠這點文字來認識，就頗爲難了。如果換作「她喜作掌上之舞」，則那嬌小的程度，或美麗的種類，豈不是能夠明瞭地認識了嗎？使人

感到雖然微小，然而很是相稱的。就是「掌上舞」這三個字。爲什麼呢？我們對於污穢的，不匹配的女子，不會有叫她舞蹈一下的希望或空想。所以只有把女子的舞姿，叫別人空想，才能比較「說明」更明顯地感到那女子的美貌，不單只是了解，更能直接申訴於我們的情感。所以，就這一例說，因爲要使「掌上舞」三個字能發生兩種功用，不從正面去直接描寫，經過作者的空想，借以促進讀者的理解力與空想力，他有這種特別的作用。因爲如此，這種文字，具有散文以外的效果——就是把詩的感興給讀者。這種文字的味道，就是所謂字裏行間的興味。（「掌上舞」這句話，李太白在他的詩裏用過，日本森鷗外氏借用形容雷甫特曼著作中名叫吉巴的少女）

「月明星稀」這句話，是古來有名的詩句大家都知道的。這句話，假使只說「月明」，或者只說「星稀」把它分開來看，就只是「說明」，但是這重疊使用

的兩句說明語，將它結合起來，就有豐富的描寫的力量，使人直覺到澄朗的秋夜的空中。爲什麼呢？「月明星稀」這兩句簡單的句法，使我們的頭腦，與眼見秋空一樣的爽朗。又因爲我們經驗這一種事實，就是在月明的晚上，爲要數天上的星，多少花費一點時間，抬起頭來看空中。每當讀到這一句，同時我們自己想起了過去的記憶，想起了寫在這文字裏的許多情景。於是，這句話的字裏行間的興奮，自會產生出來的。

「掌上舞」這句話，有一種空想的興味。「月明星稀」這一句，決不是空想的。是由事實的觀察而來的文字。我們於此見着了這兩種描寫的例。但是道理却簡單明瞭。要想有能夠申訴於他人的空想，作者自己非先有活鮮鮮的空想不行；要想我們確切地領受事實，作者自己非善於觀察事實不行。這不單限於描寫，一切的文字，作者注入其中的熱情，與申訴於讀者的，成爲正比例。所以，要想寫

得出讀者能領受的描寫，作者先要將自己所想描寫的東西，明顯地浮現在眼前；自己先用鼻子嗅那芬芳；先用耳朵聽那聲音；先用肌膚去觸那溫度……總之，一切一切，作者自己不能顯明的知道，便不能夠把它申訴於讀者。

怎樣的東西，要怎麼去描寫纔好呢？其原則，就是從事實裏，尋覓那特有的東西出來。假定有一人到浴室去洗澡，他準備着錢，肥皂浴巾這些事實，是一點描寫價值也沒有的，因為這是萬人共通的。但是假如他拿着一把剃刀，則有加以思考的必要，那刀是日本式的舊剃刀嗎？或是自動式的西洋剃刀嗎？就有觀察描寫的必要了。還有那剃刀是用三角錢在節氣日的夜市貨攤上買的吗？或是最新式的，用銀製成的，用二十塊錢買的吗？這在小說家就不是輕易放過的問題了。爲什麼呢？因爲那剃刀的主人的生活與與性格，在意想之外，多量的包含在剃刀的上。如果那剃刀與他的身分相稱，則對於表現他的階級與生活，是有效用的；

如與他的身分不相稱時，也可以借此發見他的趣味與性格。更進一步說，這人到浴室去，如果時間是晚上，對於人多混雜的情形，就沒有特意描寫的的必要。可是假如在那裸體的羣衆之中，他忽然遇着了個睽別十年的友人，這友人是當他度着軍隊生活時同住一個營舍裏的，於是這人多混雜的情形就有描寫的必要性了。爲什呢？因爲這混雜，與普通的混雜不同之故。

換句話說，描寫的第一原則，在於發見特別的東西。那特別的東西，假如有什麼意味，任隨是怎樣細微的，也應該一樣一樣的留在記錄上。只有觀察細緻的，才能說是精細的描寫。但是，假如描寫到浴室去洗澡，寫出那地方有男浴室與女浴室的區別；分別男女浴室的暖簾爲風吹動；掌櫃的收浴錢；因爲照顧客人有一人坐在那地方；客人入浴脫下衣服，爲要使自己的衣服不和別人混淆，把衣服放在一處等等，像這些事件雖然寫得怎樣細緻，如其不能產生特別結的果，調筆

越是前進，越是成爲散漫的描寫，不成其爲細緻的描寫，只是產生滑稽的效果罷了。無意識而又冗長的描寫，爲什麼不能夠稱爲真正意味的精細的描寫呢？就是這些事件本來是不值得描寫的。問題不在於呆板，散漫，瑣絮，是因爲根本全部不需要的。

「描寫」是僅寫那必要之點。或是「對話」的發展上的必要；或是主人公的「心理解剖」上的必要；或是因爲產生事件所必要的轉變方向的描寫。或是爲解剖下淚的事實，而寫主人公的健康狀態；或是要與人物的心理對照產生效果，而描寫自然，還有其他一切是因爲必要而非描寫不可的。但是這裏要留心的，在一個作家認爲必要的，在其他作家未必認爲必要；還有兩個作家同樣認爲必要的，但在一個讀者未必認爲是必要的，十個讀者以爲必要的，可喜可賀的大團圓，在一個作家也許是認爲沒有必要的。這些問題，自然又當別論。在原則上，應該巨

細不遺的描寫，在限定其必要一點上，要發揮一定的作家所特有的條件，這是作家應該放在心上的。在一篇作品裏，如果一定的條件被毫無意味的變遷，就一定要發生描寫上的混亂。

講到特別的場合也有各種情形，如描寫主人公的倦怠的心理，把並非必要的家常茶飯事件排列出來，就是特別的必要。又因為要寫混亂的各種情況，有時甚至於需用混亂的文體。但是無論在什麼場合，決不可把作者的凡庸，認為是必要的。

有一位空想的作家，描寫一個暴君的生活，他描寫有噴血水的噴水池的庭園。我就問他，噴血的噴水池在月夜是怎樣的光輝呢，風吹起來那血水是怎樣的披

癩呢；噴血比起噴水來：那兩滴是誰大誰小呢？我問他時，他回答說這些事都沒有想到。然而，作家既然在作品裏描寫着噴血的噴水池。這些事實不管寫不寫，是非思量一下不可的。又有一位作家描寫着夫婦的口角，寫着那妻子是再醮的婦人。於是我就問那作家說，那婦人和前夫分離，是死別嗎還是離婚呢，假如是離婚，爲的什麼理由呢？我問他時，他答說沒有想到這些地方。可是因爲要思考一個女性的性格，既然沒想到她是一個再醮的婦人，作者的思考並沒有擴充到我所質問的範圍內，這確是作家的不注意。像這種地方如果說想不到，就不能夠描寫一個性格或一種情景。我對於這兩個作者，我把易卜生的逸話講給他們聽。這逸話是這樣，有一個人問易卜生，責難他說娜拉（見「玩偶的家庭」一劇）這個名字太奇異了。易卜生答道，「她在孩子時，真的，名字叫耶勒俄娜拉，但是大家都娜拉娜拉的叫慣她了。」耶勒·易卜生把他的架空的人物，宛然像養育在

自己的鄰家的孩子似的述說出來。因為名字被呼爲娜拉，俄娜拉，就該是一個稍帶陰鬱的神經質的孩子，作者甚至對於有意加上的名字都給她更改了，娜拉的叫着，可見她的性格，在這位劇作家的頭腦裏，是怎樣地成長着呀！

因為要寫十椿事，就不可不思量着十椿事；想寫十椿事，應該要知道百椿事。在作品的內容自然是真實的，在描寫也該同是真實的。知道十椿事就描寫十椿事的作品，實際上不見得有，假使果真有話，也未必是一一實地查來的。雖然描寫一個場面，就要問在這場面背後的場面是否各別的了解清清楚楚，還有，如果不充分的加以空想，則那描寫一定有空隙或有虛偽的呀！（佐藤春夫作・謝

六逸譯）

三 論景物描寫

「觀察」對於寫景文作者（事實上，當然是存於各方面都是重要，並不限於寫景文作者）的重要，就是沒有深刻的觀察決不能產生優秀的描寫，以及「觀察」的兩個主要的態度——「正確」和「精細」，合起來就是「忠實」——這在前面已經論及了，這兒要說到的 首先，是關於景物的配置。

關於景物的配置有三個要着：

「第一是中心點。寫景是近於繪畫的，所以做寫景文同作畫同一用意。畫家描寫一幅風景，無論景物怎樣龐雜，而畫家的視線只是定於一點。這一點在寫景文裏就是所謂中心點，作文章的人，要做一篇寫景的文章，第一就是要尋得這許多景物中的中心點（那印象最強的特殊的部分），然後竭力的去描寫。

「第二是近景與遠景。畫家畫一幅山水，有所謂近景和遠景；在寫景文裏也是一樣。全體景色中以印象最強的一點爲中心，那是以一點而統一全景的用意。以外近於中心點的景色叫做近景（或說前景），遠於中心點的景色叫做遠景（或說後景）。描寫景色之時，描寫中心點の色應最濃，力應最強；描寫近景時比較可以淡薄一點；至於遠景的描寫，祇需略帶一筆便夠，用不着著色和費力（或竟省略亦可。）」

「第三是點景。我們做一篇寫景文，單是描寫山呀，水呀，草木呀，雲霧呀，一切自然界的物象，還是太單調，一點也沒有調和的趣味。我們須知道寫景有動靜兩方面。山，水，草，木等自然界的描寫是靜的方面，人與鳥獸一切動物，却是屬於動的方面的。我們描寫一幅風景，固然少不了靜的自然界景物，但也不可缺了動的人物的點綴。因爲自然與人間（包括動物）是有交錯的關係的。自然

界影響於人間，人間亦影響於自然界。全體人種及動物的棲止關係於自然界的很多，全自然界受人間生活的影響也不少。所以我們描寫自然，斷不能單以自然為限，必須以人物鳥獸及其他人間事實點綴於風景裏面，使風景活動生色。」

這是寫景文中首先應該注意的三點。

其次是感覺和景物的揉和。

「描寫的初步是寫生，其次便是全篇景物的配置，但這還都是外面的輪廓，還不能算是描寫恰到好處。如描寫薔薇花，單是描寫其花的組合，花蕊的形狀以及顏色等還不能算是美好的描寫。美好的描寫是要描寫形狀以外的感覺。所謂感覺，包含視覺，聽覺，觸覺，味覺，以及全身的感覺等在內。所謂感覺描寫，就是要把我們觀察自然界時，凡是自然界所給我們的視覺，聽覺，觸覺，味覺以及全身的感覺的影響，描寫出來：例如對灰暗的陰天便感覺到沉鬱；若立在蔚藍的

晴空當中又覺得有一種愉快之感，發生於我們的腦際。這就是自然的感覺。感覺的描寫就是描寫這等地方。

「不過自然界的物象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自然各種的物象的感覺亦因而大有分別。海的感覺與山的感覺不同；百合花的感覺與薔薇花的感覺不同。而且同一是海，晴天的海與陰天的海，夏日的海與冬日的海，乃至北方的海與南方的海，都是不一樣的。怎樣的自然便有怎樣的感覺。至於人與人相比又時有不同：有天性憂鬱的，有樂天的；而且同是一人也有心情沉悶之時和心地光明爽快之時，那末如此的人，如此的物，亦因心地的不同而所感覺的大有分別。因此，就有所謂色調與情調。色調是屬於自然的，情調是屬於人的。如前面所說，海與山百合花等的感覺不同的，即是彼等的色調不同的緣故。人與人相比或是同是一人，而所感覺大有分別的，即是情調的不同。

「人影響於自然的色調與影響於自己的情調是一樣的。比如同時對着自然，甲有甲的心理，所感受於自然界的，即有甲那一樣的情調，乙有乙的情性，其所感受於自然界的，即是乙那一樣的情調。當心地愉快的時候，見綠葉飄飄，不禁手舞足蹈，喜歡的了不得；若心地沉悶，則雖見同一的風景，也不覺悲從中來了。」

「總之，自然的感覺（即色調）與人的性情（即情調）二者是互有影響，互相交錯的。」

「但是要怎樣纔能把自然的感覺描寫出來呢？單是注意於自然界的外面的輪廓（形狀顏色等）是不夠的，更要以敏銳的官能去接觸自然，以自身與自然合抱，不僅是體會自然的形體，而且體會自然的心，抓住自然的生命：這是感覺的描寫所必要抓住的態度。」

這是第二應該注意的地方。

又其次，是關於色彩的方面。

「普通所謂色彩分冷色暖色二種：藍色、青色有冷的感覺的叫做冷色；黃色、赤色有暖的感覺的，叫做暖色。又有分爲明色暗色二種的。凡是作者所有的性質，情調，以及思想等，皆可於色彩裏面感覺出來。我們見綠色則充滿了快樂與希望；對灰色則感覺疲老的心情；對赤色則感覺權勢的赫耀，紫色爲深奧的憂愁，便感覺一種沉靜的氣態；他如黑爲絕望的色，白爲純潔的色，灰白色爲倦怠的色，有什麼色彩，便感覺什麼心情：這就是所謂色彩（色調）與感覺（情調）調和一致。

「自然的色彩，是千差萬別各各不同的。因爲色彩與光線有很大的關係。光線是因天候時刻的變化而刻刻變化不止的。光線時有明，暗，強，弱等的變化，

故自然界的所表現的色彩亦時有不同。如前節所說海的色彩，陰天與晴天的海不同，早晨與晚上的海又不同，甚至於一刻不同一刻，一瞬間千變萬化，無從捉摸得住。不僅海的色彩是這樣，就是空中的色彩，花的色彩，草與木的色彩，山與水一切的色彩，都是這樣，都是時時刻刻變化的。

「色彩的描寫就是在捉摸住這些時時刻刻變化的現象，而精細的描寫出來。

這是關於色彩。

再其次，就是個性的描寫。

「描寫自然，還要注意自然的個性。所謂個性，就是從其物以外沒有的性質。是個別的，這物有而他物沒有的性質。佛羅貝爾說得好，世界中沒有二個同樣的石，二枚同樣的木葉，物各有其異點，不找得其物與他物的異點，則不能描寫

其物。所以個性在描寫上實在是很重要的。薔薇花是紅的，石榴花也是紅的，桃花也是紅的，然而同是一紅，總有少許差別，我們描寫的時候，斷不能無論薔薇也好，石榴也好，桃花也好，都以一個紅字寫來便了。花的色是這樣，其他各種景物的色以及形狀等也都是這樣。這是描寫上極應注意的。」（孫俚工）

這是關於個性的描寫。

這幾點，是寫景文中所應該特殊注意的地方。（節孫俚工文）

第二編

描寫文範

(3) 從寒冷形狀的玻璃窗裏看到街上面：雖說是灰暗，已經似乎含了點春放的軟紅氣色了，遠處高的屋頂，以及烟窗，都看得有點水氣迷漫着。像冬季那樣凍結了的他的玻璃窗上，好容易也像來了溫暖春天快近的消息。

(4) 時候還很早，他便走出去：在靜靜的公園道上走去。淡色的嫩葉的蔭下，還到處散開着山櫻，在薄暗中寂寞的零落，他立在廊下，不覺春雨瀟瀟的打着嫩葉落下來了。遙遠黑黑的聳立着的山的輪廓，看着它白糊了，似將壓住眼一般的茂盛的嫩葉裏，起了白色的霧氣。

(5) 三月二十邊的太陽照在那個病室外。近窗有紅的芍藥的芽映進了眼裏。已經春天了。在庭院內也看得到病人們在那裏愉快的散步。

(6) 是在那春天的初早的節季，那時雪剛才不見。街道上的聲音彷彿是一種

新戴着繡縮的帽兒和穿着長襖的孩子們，用他們的彩色的小木錘在遊戲場上掘着泥沙。

(7) 四月的太陽，吊下來一般的落在窗架上。我母親的白髮，光閃在銀色中。女人的額邊的柔軟的捲髮中，漂漾着金色的波紋。白白的窗帘，隨風飄蕩，反映在窗中的玻璃上。地上高高的榆樹，在美麗的嫩葉中，不絕的簌簌的，時高時低，發出小小的聲音。嫩葉的影，時濃時淡，和聲音合着拍子搖拽。這里屋子裏的牆壁，也似吐着「逾越節」(“Passover”)的香氣和乳香和「沒藥」(“Myrrh”)的氣味。

(8) 和暖的太陽，從開放着的陽台的門裏射進來。雲中爲長長的乳白的雲遮蔽着。四方的園內，有根上盤着薔薇花床，梢頭有燕子的合唱的古稀的針松聳立

着的事情。烏鴉們鼓着翼兒，在散步場的濕潤的柔軟的小路上不見了，冬眠醒來的蒼蠅在空中飛翔着；人可以聽到花園裏的春陽下玩着的孩子們的饒舌聲和笑聲，再遠一些橫着優美着色的花叢四月之精的三重香氣，悠長的正則的吐放着，在靜溢的空氣中散播，兩人走到了有針松在前面的陽台的盡頭。她的手放在我肩膀上，便此靠着鐵欄干。屋沿的簷間，燕子的窠垂挂着。燕子在那裏不絕的飛迴。但下面園庭裏的靜寂深沉到不知底淵般的；針松的樹，在兩人面前，穩定不動的聳立着。但耳邊的騷擾和燕子的疾飛叫吵，竟使我發惱不樂。其他一切都在穩定的光中，似漸漸鎮靜了；漸漸朦朧了。我自己爲了要盡嘗這時間和這寂寞的甜味，覺得有休息，有較久長的沉默和鎮靜的必要。

(9) 在四月的空氣裏，盪漾着一種平靜的感覺和溫柔的春天的潮濕，雪依舊停留在斜坡上面，人可以聽到小小的溪流底洩流聲。

(10) 那是五月中旬的晚上，天氣很好。手指中間感觸着街上的灰塵，腳低下面覺得有點寒冷。

(11) 這時已是春盡時候，平野所見，盡是開着的菜花。滿照着的春日之下，却從薄雲的天空中降着微溫湯般的春雨。整齊茂生的杉林間，一塊塊開墾出來的山田中，微微的日影照射着；但對面羣樹高聳的羣峯上，都被白霧深鎖着。

夏季

★

★

★

(12) 外面沒有微風；如何的寂靜呵！夏夜的無力，大空中愉快的輕蕪……

(13) 每瓣都有香蜜沁入的一朵玫瑰，一間小白屋子的寂靜，與在遠處像鴿子呼吸樣的沈著而飽滿的夏天，所有這些作成使人疲倦，煩擾的一個無窮無際。

(14) 今天，大氣中一切都美麗，而且輕逸，清新，愉悅，諧響，沉醉，像一口銀鐘冠戴着玫瑰，對耀着露澤。有時夏晨同園裏溫和的香味使我有點愁思，因為它太迷我，也因它是流走的而我不能深吸它一直到我生命的深處。

(15) 你設想着夏天是什麼！——那種蔚藍！——夏天的時候，從早晨起，屋中所有的玻璃窗都為光華所耀時，空中如有慢性的熱病，衰弱的脈搏，而旋轉的陽光來散開。

(16) 呵，空氣是這樣的焦熱！……我覺得我在昏睡，被這熱度的藍雲所窒息了……。紫色而溫和的晚霧，像翻動的兒葵的花雨樣下降。……此時是六時半，在空氣裏有一種靜止；這似乎是一個停住不向前的時辰，月華始朗，還有圍繞它的兩顆星。……園子的一條過道直顯出蒼薇色，微風飄過，激擾我窗下的棕色小樹，搖動牠所有煙草色的葉子。……夜色帶着羣星——像在繁熱中的一些涼水小

井樣——閃爍。

(17) 夏天，是一個人呼吸都要覺得困難的季節。幽靈們終夜在街上徬徨着。有些家族要睡在碼頭上，在公園裏，或是屋頂。然而天地依舊是熱蒸蒸。

(18) 夏天的熱氣；瀝青地在腳底下起泡。馬蹄從街道上煮沸着的柏油中，發出吮呼着一般的高聲提起來。人的裸脚一踏入柏油中，便留下一個深深的印跡。

(19) 太陽是這麼熱，雲片都從天上逃到了林子裏；地土用牠所能找到的東西保護着自己灰塵，保護着大路草，保護着牧場沉重的穀子，保護着田。……太陽終天用它那完全像殺人的熱度閃爍着。在晚上熱氣好像俄羅斯的蒸氣鉛一般重壓地從街的鋪石中發散出來。這兒是沒有什麼救濟方法可以避免我們的頸和腦殼的。人們生病，醫生們多忙。……小孩子嚶嚶地泣着死去。蒼蠅繁昌。無論什麼人都是神經昂奮；通氣筒的下面盡是吵架騷鬧的聲音。我常常要在半夜裏醒過來，

聽到連房的各寢室中在呻吟和輾轉着的聲音。人們好像在搜尋寶貝似的，到四處去探險着求一個睡眠。

(20)這是夏天的一個溫暖的晚上。一種青色的霧瀰漫過山谷，黃褐色的帶雷的雲向東方的天際遁去，溪澗退縮到乾石當中跑；大道深深躺在腳一踏便屈服的塵沙裏，森林和田野都渴望着雨，山上的草苔乾而且脆，在鞋底鞋下粉碎。全區都就要割草以製乾芻了。人們在家無事，等候露水下降到足以濕潤鐮刀的時候。是十點多鐘了。大多數的農家都睡覺了。處處有年輕的男女在天井外面坐着低聲說話；間有一個男人的笑聲，或一個女子的窒息的叫喊，可以聽見從遠處傳來。

(21)七月的日光，從窗口又從門口照進房來，在那片高低不平而被四方鄉下人的木屐蹂躪過的黃泥地上，鋪開了它的烈焰。田原裏的種種氣味，野草小麥和

樹葉在天的熱力下面烘出來的熱氣味，也被灼人的熱風送過來。紡織娘啼着，用一種和兒童玩具相類的清脆的噴噴聲音，充塞了鄉村的各處。

(22)夏之威力消殺了。牠衰老了；牠埋葬在所有的花園裏，在鳥語寂靜的較稀的樹林裏，在每晚要枯一點的每一片葉子裏，在稀零而慘白的花朵裏，在每日要退一點金色的日光裏，在人們的憂鬱的心裏。

秋季



(23)已經十一點鐘了。道院裏全都睡了。我開開窗戶以便遐想。這樣氣爽的秋夜！成千的小溪流在擾動的影子中跳躍，成千的微風吹動，一切的木葉搖曳。我得飽吸這種浪漫，黝黑而清澈的空氣。

(24) 秋風吹着窗子，使那屋頂的麥桿發出了聲音。狗兒在叫。有時候，陣雨蕭蕭的打在窗上。燈火不斷的躡着，一會子似乎就要消滅，可是一會子却又重新光亮起來。

(25) 十一月也將近月底了。『悶死的夏』已經完了。白光在潤溼的田野和平靜的高傲的小丘的輪廓上擴展開來。橄欖樹迷○浮○出○在○銀○霧○之○中○。蒼○白○的○烟○絲○在○靜○靜○的○天○空○中○到○處○昇○騰○着○。頑皮的風颯颯的吹來，每回都把樹葉打出簌簌之聲。其他一切都是靜默和平。

(26) 二三日，空氣觸及皮膚，總有此種夏天之感，却只落了兩三天的雨，便一切都似充滿了秋色。借用的單睡衣，竟至不勝寒的了。

(27) 我最後一次在這裏是一個秋天的日子。天空是灰的，院子裏充滿一種柔軟而不透明的光線。遠鐘聽來就像晶體一樣。

(28) 是一個清明的，溫暖的光輝的，秋天的日子，樹木開始變色，葉子脫落，發響地在風中翻動着，飄蕩着，旋轉着。在光輝的藍色的天空下，全城的圓的屋頂，塔，金色的牆，黑色的牆，高的望樓，和柱子都非常劃然地立着。

(29) 今年秋天是很像春天。空氣裏充滿了五月的懶倦和嫩草的清香。

(30) 九月中旬，一天朝上起來，二三日來，易潮易濕的天氣，忽然拭淨了一般的放晴了；似裂碎了那碧清澈的大空般的純白的雲，靜靜的浮着。空中和貫徹雲間直聳在眼前的繁植着枝梢風雅的松樹的山上，都照着麗明的太陽的美麗的光。

(31) 這時是九月裏。夏漸漸衰落了。秋漸漸的在接近來了。這在一年中是最好的時節。是由熟了的葡萄上散落的一種迷醉，彌漫在空氣中的時節。這時節的魅

力漸漸溫暖了我的心靈，把我支配了。

(32) 午後的太陽照滿了新的住家的樓上。在東北開的窗子外面有細動的檉樹枝從隣家的庭院那邊伸張過來；已經漸漸地開始過冬準備的常青樹物有的嫩葉揮發着深濃的葉色。不知好幾次他走到那個窗子邊去。望了望樹梢上開豁出去的十一月似的天空。在澄青的天空那一邊，遠遠地漂流着的水蒸氣的羣塊都可以瀟清的看得見。

(33) 已經是十月下旬的季節來了。不但是枝葉上佛蘭西的青梨，熟染了淡紅色的宕了許多下來，有時萎熟了的菓實經着秋風的輕拂，宛似落下石頭似的落到他腳邊來的也有。

(34) 十月的黃葉，都在田場上漸漸脫去了，林木卻拋掉它們的衣裳，到頭赤

裸裸地站着；但是西向的以柏樹爲衣裳的斜坡，卻如常蒼翠，愈爬愈高，直到成爲不毛的山的地方了。

(35) 有一天朝上……在十月二十邊過了的時候，他被激劇的兩聲響醒了過來。天還沒有亮全的。一年半不到過活了下來的後院南面的板窗隙縫裏進來的微薄的亮光映入了他的眼簾。在枕上一聽，不知那裏傳來的聽得見蟲叫。這是從秋雨聲裏聽到的。暫時他把頭擱在枕上，靜聽窗外的庭草上落着黎明的雨聲。

(36) 一個十一月的夜間，加以北風肆威，月明霜冷，就是守夜的犬也迫得鑽進狗竇裏去。這是適於鬼魅的天氣。彷彿一切死了的聲音都解放了——從屋頂和牆壁和煙囪——從下面的森林裏，這森林發出沙沙聲，和呻吟聲——從江口的斷蘆殘葦，這些蘆葦奏的是這麼悲哀的音樂。要是偶然一個孤單的步行者跑下大路

的話，他便把他的外衣的領翻上來蓋着耳朵，匆促前進，彷彿他是害怕他所不願說出名字來的東西的一般。沿着沙灘的小小的漁夫的茅屋裏面的燈光，一一熄滅了，但人們在他們的床上還是沒有睡着。深○沉○單○調○的○海○波○，把○整○個○夜○晚○充○滿○一○種○怪○異○的○恐○怖○。

冬季



(37) 望望玻璃窗外面照着的午後的太陽，早是無論那家都在冬季內過活着的景致了。流在狹窄街道邊溝內細小的水聲就在玻璃窗外聽得到。

(38) 來了濃霧，街上邊灰暗的日子繼續着。有時候雖在街上近屋頂的天空一部分中望得見淡黃的薄光，有時極難得的在明亮豁朗的天空中，望得見桃色的雲塊日子，但還抱了灰暗伏居着的心過日子的居多。極相稱寂寥的冬天的那種神情

，萬物都是凍結着的。

(39) 在這個地方，夏天是很熱的，而冬天却很長很寒冷，紳士們是不相往來的，住宅的門戶老是關着，路上走過的人很少；冬天天氣好的日子你可以看見密密的一羣鄰人，都縮在他們的櫻色的外套和大衣中，在廣場上曝日。天永遠是青的。地方上什麼事也沒有，在沈靜中你可以聽見鐵匠作的聲音和鷄啼聲。

(40) 房間面着庭院的全部都是長紙窗。總覺得驟然間高空了去似的板蒙的天花板，秋蠅呆住着的牆壁，沒有一個不足以使人感到初冬的降臨，而尤其是房內的長紙窗，更足以使人感到那個熏染得暗黑的換糊了新白之後，驟然又覺明亮。

(41) 跳舞曲放恣地鳴奏起來，高出呼喊聲，和在冰凍地板上的凍了的鞋的踏步聲之上。醃肉一面溶解，一面從牆上掉下，桶子下卻積着厚層的灰塵。幾條搖曳的光線，從裏邊的燈光經黑色的窗子射出，作長帶形在月明之夜的雪堆上跑過。

。冷氣刺骨；屋上的木材咕咕作聲，在外面灌木林裏卻有野獸疾走而過。

(4) 完全入了冬天的狀態：山巒看見雪的日子多了。風也吹得厲害。但是大概說來，初冬的野景非常饒於滋味。霜的蒼白比之雪更多濃意而帶哀趣。和此反對的，是霜解後土色的深濃，比之初夏雨霽後的還要潮潤。再有，成了乾腐腐的綠苔沾潤了霜水後照在朝陽裏面的時候，大地色彩之美真的到了絕頂。這時候的綠苔比之什麼綠還要鮮豔而有生氣，恰像敲碎了綠玉捨棄在那裏一樣。又好像看了印象派的畫布一樣。我在枯寂的冬天幻想中能夠見到這樣美麗的綠色，真是設想不到的。……「冬」指點了好許多的樹木給我看。你看看那個滿天星，給他那麼說了一看，寒老的霜打葉子早已落盡，但是略帶茶褐色而細小的一樹枝上已有新長的幼芽看到。就在那個很有生氣很有光澤的小枝上，就在那個氣脈旺盛生長出來了似的新芽上，都有冬的餘焰貫流在那裏。不單是滿天星，梅的嫩枝也是濃

綠的抽了細條，有的已長到一尺的。雌伏了蹲踞着的是杜鵑花樹，這也一點兒沒有饑寒交迫的窮乏樣子。你看看那顯曼陀羅花樹，『冬』對我那麼說。受了太陽而發光的冬天的綠葉。而有說不出一種光彩。從密集的葉與葉之間，有大的花蕾探出險來。像有一種深的微笑而開的在那種曼陀羅花之間，在降霜以前竟已有開了花的。『冬』把八手葉指給我看。在那上面有一種近於白的淡綠色色彩的新鮮味，那個花的形狀破了周圍的單調。

(43) 冬天。暖和的衣服。堅牢的靴子，煤炭，食品，許許多多值錢的必需品。……冬天。一個瞎眼的乞食在後庭裏；他的臉傾向雪意濃厚的天空；在歌唱着下流猥褻的歌曲。他是一個嘎聲，堅忍的老人。人們把銅片，或是包在報紙中的大塊麵包丟給他。……冬天。孩子們，老男老女們，好像餓狗般地在一個建築一半的建築物的周圍鬥爭着。廢木屑任人家拿走。一個消瘦的老婦人拖着一個滿堆

着木屑的孩子的雪車，老是顛躑着，又爬起來。她在她的圍巾上拭了她的鼻涕然後再拖着索索走。……冬天。酒鬼們好像死魚似地成列睡在酒店中的散滿鏽屑的地板上。那是過夜半很久了。在一個拾荒者的地下室裏五個老人坐在燈邊挑選襪襖碎屑，裏頭的一個人正喫一個夾肉麵包，……冬天。在一個人的家裏一個小孩的死屍用手巾包着放在廚房裏的桌上，父親和母親並肩坐在那兒，在口角，在從一個瓶中狂飲着威士忌酒。……冬天。一個女孩得着熱病睡在寢室裏。她的眼時腫脹；一個濡濕的手巾綁在他的額前。然而她須得做活。她坐起來，在床中做人造花——做成百合，薔薇和蓮翹；……冬天。屍體多得在義塚都埋不了。市政府爲着要節省『時間和空間』，強迫三個屍體做一層地埋葬，報紙上這樣的記載着。冬天。雪球戰！我們用雪球那些肥胖而莊嚴的戴着圓頂氈帽的人，來看他們發怒的樣子，我們玩滑冰；我們在舖道上起着篝火馬鈴薯，一直至警察來追趕我

們而把篝火踏熄了爲止。在這假不自然的黑暗中，雪花一刻也不停止飛落。在戶外真覺得可怕。除開馬匹的奇妙的糊糳的人影以外，什麼都看不見。

(44)是十二月上半月的一個悲悽的禮拜六下午，空氣濃密地帶着一種寒冷天色的霧，霧有煤氣和煤煙的氣息及臭味。在街心裏，雪車在冰硬的有轍的雪上滑過，在街邊上，往來不絕的人流，黑暗而渾慢掃過有燈光的冰冷的店舖的窗前。

(45)是在一個正月的很早的早晨——一個冰涼寒霜的早晨——港口各處都被着灰白色的濃霜，水波輕輕地舐在磯石上，太陽還低，只觸着頂，遠遠地照耀到海的那邊。

第二輯 光影描寫文範

早晨與
太陽

★

★

★

(46) 天是藍色的，最初的陽光把雪浸在薔薇色裏，又把雲浸在紫色裏。

(47) 東方閃着淡紫色，羣星在暗下去，只有晨星像一顆寶珠似的在照耀，又被醒過來的鳥兒們從下面歡迎着。……早晨熱得很利害，鳥兒不唱，豬也不肯吃而去躲在田舍後面的蔭影裏，風在起落，他吹得忽兒又熱又乾，忽兒又冷又濕。他是在十點鐘，一大部份的天都佈滿了密雲，漸漸地從灰白轉成了鐵色和完全的黑色。有時候這種煤一般的東西，在向地面找一個出路，裂了開來，從裂縫裏顯出了不吉利的光，於是雲片又低下來把林子裏的樹頂浸在迷霧裏。但是一陣熱風

立刻把它們再吹到上面，又把幾塊扯去了，因此它們便襁褓地掛在地面上。

(48) 那是一個灰色而溫柔的早晨，天上下着一陣綿綿的微雨。在一片大耕地的風景的背景，描畫着一座山的暗黑的剪影。空氣中有有一種深深的和平。一條河緩緩地，明亮地滑流過一叢密密的葉蔭。

(49) 天空是清朗的，呈着蔚藍的顏色；一種模糊的昏沉，一種沉鈍的重力從各物間吐出來。……一切都沉默着，一切都安息着。不時地，一隻狗帶着那種鄉村的狗所特有的昏懶走過，也不知爲了什麼停留了一會兒，接着又遠遠地在一條小巷裏不見了，一羣的瓦雀飛落到地上，覓着食，跳躍着，又忽然飛起來，啾啾着，在澄清的碧天上快樂的拍着牠們的翼翅而遠去。在遠處，雄雞的啼聲振響着，像是一種金屬的，截斷的聲音，突然地衝破了透明的空氣。

(50) 初陽的光現在把光紋和光點畫在門的木板上了。鴿子在屋頂上鳴着，小

步地走着：瓦雀發狂地噪着：烏鴉在這處叫着……田野是綠色的。

(51)我記得在出門長久以後，我來到了這個我過童年時代的單調的村子。那是一個很早的早晨，我走在那寬闊的，兩邊排着在那時門還閉着，通過室還靜着的低低的房子的路上。太陽舒緩地浴着白色的房子的正面，教堂的有節律而嘹亮的鐘聲不時地響，而那在夜間沉寂了下去的鐵匠們，也開始歌唱了。

(52)太陽照着那片廣場；青色的，新鮮的影子從屋子的披簷上墜下來，浴着門戶；教堂和它的平平的石閣，老舊的閣，塗金的閣，在遠處聳立着，描畫在鮮明的，光耀的長天上，在中央，流泉讓細的潺潺的水從四條管子瀉落到雕刻的石盆裏。

(53)依舊飄蕩着蘋果花，野櫻桃和青草的香氣。……當馬車馳拂過一叢榛樹的小林的枝幹的時候，大粒的雨滴濺濕了我的面孔。在巷路裏，可以聞到一種樺

樹的辛辣的氣味。我彷彿覺得那早晨的清新，那潔淨，那小麥的無邊的景色，都是在我的心內了。……在那晨光，太陽從一條雲的邊岸浮湧出來，以溫柔的晨光愛撫着農場，而且在那殘留在鄉村的街道的捲曲的青草上的每一滴水裏，放進一種燦爛的光亮去。

(54) 在靜悄的寒星滿天的秋天早晨裏，回音遠揚於山谷。他現在已經完全醒過來了，從窗口望出去，天似乎快露曙光了。星兒既經開始變灰色了，最近的一個灰色的暗淡的流星，向西邊射下，把天平分爲二，而隱沒了。

(55) 走出郊外，太陽已經照在前面。雖則不能看見太陽，可是薔薇色的紅光，已像透明的扇子一樣的照耀着天空。草叢裏面，露珠發出了劣性的，春天的歡喜一般的雜色的光輝。小鳥醒來，愉快的開始歌唱，老鴉非常匆忙地叫着，鼓着笨重的翼翅飛去。斷斷續續地囓着，白嘴鴉在那冬麥上面飛舞。不知什麼地方，

黃鳥非常嘈雜地唱着。……遠景逐漸展開，……迎接太陽。從他自己的丘陵脫却了夜間的陰影。

(56) 太陽光已經慢慢地射到下面草地上。它們現在已經照到了有煙的地方。一陣輕輕的晨風起來，把煙一旋，把牠鋪開：不一會煙的氣味穿過整個山谷了。然後太陽射到番薯田了。曾經蒼翠茂密地站着的薯苗，都猝然頹萎了。是受了凍了。一縷青色輕煙，從煙囪出來。

(57) 太陽已經就要下山，最初，光線帶着憂慮的顫動，溫暖地照在她的肩膀上。可是不多一刻，立刻移上鍵盤，擁抱了跳動着的她的手指。音樂漸次的充滿了室內。

(58) 不久，車子沿了新開的路上左右搖擺的登上悠長的坂道去。和那個沉悶半曇的天空中洩漏下來的日光像是七月間的太陽光，流照在那個坂道上。強烈的

反照，在罩着涼篷的車子內也是照滿的。一不在意，看了那個日光，真像頭腦內部都射了進來似的那麼強。

(59) 日子漸漸晚了；一個雀子唱歌，它在竹叢中歌唱。在六點鐘時候的太陽，像是熱而射輝的月光。

日落與
黃昏

★

★

★

(60) 燦爛的紅光完全不見了。天變成青色了，沒有太陽的紅光帶了一種白色的沉鬱的光爬進房來。僅只從光綫來判斷，誰也難能知道這是一天的什麼時候。

(61) 潮水剛在漲起來。太陽快要西沉。西海岸上的松樹的影子漸漸伸長到碇泊處，在甲板上印出種種的花樣。晚風已經吹出，雖然被東首有雙峯的小山恰恰攔住，却依舊使繩索開始發出微鳴，下垂的帆布拍拍的左右翻飛。

(62) 兩人各各沉思着，默默的走去。太陽漸漸的向地平線方面沉下去了。金色的塵灰在我們的頭上的空中搖洩着。濕潤的泥土，作濕潤的褐色，給了我們幾乎可說是那裏的生產力的靜默的意思的和平的印象。眼中所能見的氣息，好似走獸的鼻孔中漏洩出來的從地面昇騰起。一切白色的東西，在此穆靜之光下，都顯出了足使錯看作雪一般的異常的純白，遠遠的牝牛，在野地上工作着農夫的襯衣，晒物用展開了的布，酪農場的白壁，一切都似照在滿月的光下照耀着。

(63) 天空漸漸的展開，浮泛着的霧的幕似散開了卻重又閉上。蒼空一會淡白了，一會光輝着。森林全部染上了金色。鳥在枝中不被人見的鳴囀着。

(64) 一天過了。寧靜走進了我的心地，叫我覺得這天的工作是苦極了；我的思想，便注意到暮時候微弱昏黑的黑色。……但是一陣叫囂，忽然從山嶺的峯巔，穿過了透明的暮雲，送入我的身心。在這叫囂的中間，包含着許多雜亂的呼聲

，可是因爲距離太遠的緣故，轉成一種悽慘的和音，好像是奔騰的潮汎，暴烈的風雨。……誰是那種不幸的人們，傍晚不能給他們一種恬靜；而且他們好像是貓頭鷹，長夜的來唱，對於他們是一種巫術的安息的隱示。那悽慘的聲音，不時從山巔的病院，轉入我的耳鼓。當我晚上正在吸煙的時候，我望着那萬籟俱寂的山谷，一座座的房屋，高高地聳着，這些房屋的樞，好像說着：『這裏有的是甯靜，這裏有的是家庭的樂事！』這時微風剛從山上吹來，我可以描摹着這種地獄的和音，來鎮靜我驚異的思想。……薄暮最會刺激瘋人。我記得有兩個朋友，薄暮給他們異常的不安。一個朋友，對於人羣和友誼的安樂，完全失了知覺，對着來的人像野人一般的撲了上去。我曾經看見他把一隻很好的小鷄，丟到一個侍役的頭上，照他的冥想，他已經發明了一種咒罵的記號。夜晚本是深刻的愉快的前驅，可是對於他，却破壞了最豐富的事物。……還有一個朋友，他是野心的失望者

，當那日光漸漸消失的時候，他便慢慢地煩躁，憂悶，激怒起來。他在白天裏雖然和藹個儻，可是到了晚上，他完全是殘忍無情；他不但是對於旁人，就是對於他自己，常常有一種顛狂的憤怒。……第一個朋友是瘋顛而死，當他死的時候，連他自己的妻子都不認識了；第二個朋友，依然不斷地在永久的煩擾中過生活；我相信就是把共和國和皇國所有的榮譽都加在他身上，恐怕那薄暮依然會激起他熱烈的嫉妒，——對於一切想像的顯赫的嫉妒。那迢迢的長夜，雖然把牠黑暗的精神，輸入他們的心地；可是對於我，它却常常給以光明；雖然世界上的事物，時常有同樣的原因，生異樣的結果，但我對此卻十二分的迷惑的震駭。……喔，迢迢的長夜！喔，無邊的黑暗！從我看來，你們都是內心享樂的召令，你們都是精神痛苦的救星！在那平原的隱處，城市的幽徑，星光的燦爛，煤燈的光華中間，你們是仙家自由的異彩。薄暮：你是多麼的和藹；多麼的溫柔！那玫瑰色的

光彩，依然在地平線上徘徊，好像是白天給夜晚完全征服了以後所流露的迴光；那閃爍的燭光，把一種暗淡的紅色，侵染着落日的餘輝，還有那陰暗的幔布，給一隻不可見的手，從東方深處拖了起來，描繪着人生心地衝突時候的各種感覺。……你難道不把它當做舞女的奇粧，在這粧束中間，那裙子的光輝，從黑暗而又透明的輕紗，顯露出來；好像是快樂的過去，從現在的黑暗中間透露出來一樣？並且那天空金銀色的明星，它們難道不是幻想的火焰，這種火焰，一定要在長夜的憂思中間，纔能發出美麗的光明。

(65) 從後面，我又望見一條直趨山脚的着花橙樹下的夾道。……隨後我們走到那園子去看花。天色看着漸漸晚了，那個黃昏的氣候，真是一種使地球上的花香全部噴出的和暖而風定的天氣。……那條橙樹下面的夾道，到了眼睛裏真是值得贊歎的。那月亮，那已經升起的滿輪月亮，在那夾道的中央，射出一條窄窄的

銀色小徑，一長從那些蒼鬱的樹木的圓頂之間墜在黃沙上面的清光。……那些樹木正開着花，牠們的烈而甜的香味，充滿了夜間的宇宙。並且在牠們的深綠叢裏，看見有成千的流星般的螢火虫飛旋往復。

(66) 都市是顯着它的黃昏的靜默，一切事情都和往常一樣進行着，一點沒有曾經發生了什麼反常的事物的痕蹟，也沒有曾經發生過任何事情的痕蹟。漁夫們的褲子捲到膝踝上，他們在河旁釣魚；洗衣婦在卵石子上用清水洗着她們所洗的衣服，她們的裙子摺攏在她們的兩腿之間。在一個附近的教堂裏，晚禱的鐘在響了，河面是靜默在或種黃昏的情調裏。

(67) 太陽沈在斜坡的那面，在叢樹的後面。白樹的無葉的樹頂，清楚地凸出在落日的紅色的輪廓裏，而落日是在老樹的殘幹和叢樹中間的那溶雪的水潭裏。

(68) 在天空，懸着一輪光明蛾眉的新月，以及附屬於它的蒼白的閃爍的繁星。……在森林裏，近着一條峻險的河岸的地方，有一株古老的樹木的殘幹。……它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樣子，不過在黃昏裏，去這上面坐坐是很愉快的。下面是河，沿着彎曲的河岸伸向遠方去，你可以看到戲弄着隱在樹叢中間的村屋的窗上的太陽的殘輝。……太陽是沉到西方去，正像現在這個樣子。一層朦朧的霧和煙，罩在草地上面，河流是平和而安靜的，你可以看到水面的漣漪。

夜與月

★

★

★

(69) 太陽在那成排的樹幹後落下去，好像一個切了的蘿蔔。渡船到了岸了。兩個錨從它們的鼻孔裏落了出來。已是半夜了。一個奇怪的，橘色的，紅斑的時間開始了。霧柱從糊上升起來。我們摸了一條魚骨，紙屑，破褲子最小的小徑。

全島有波濤滾滾而來，在風雪之下作黑色，努力模倣它所聽見過的遠在海上的沉
沉的聲音。

(70) 當其時，月亮已經完全在夜裏消滅了，時或有些雪花，開始在北風中旋
舞。當灰色的冬天的早晨最後露了曙光的時候，森林和丘陵都給白色的雪氈蓋去
了，處處有風把鬼魅吹起空中，作吹嘯聲旋滾而去，直到它們打中了屋宇或籬笆
而倒塌的時候，海上石上的野火照明着。還有些火是浮在水上。

(71) 外面的月兒，照射得光明瑩潔，北風有些殺威了，但深沉單調的海波聲
却不斷地傳來，像一個遠處的琴音。

(72) 這是個美麗的月明之夜；草上蒙霜作白色，在下面澤地上的河流卻照耀
如銀。

(73) 我把窗開了。夜森然靜穩。蛙不息的單調的呀呀叫着。星宿都在抖着。

我的正對面，有大熊星輝照着。時間繼續的過去。

(74) 由日變夜的改變，是敏捷的，含糊的，無聲的。地板上的影子變成不清了，窗盤上的卻保存得久一點；但最後就在窗盤上的也不見了。人躺着的一角地方，是頂黑暗的。這種黑暗愈變愈深，擴張到其他屋角去。牆上的一個錫鍋，把光線保持着一會，田場裏的牛棚的新蓋的木板的頂，卻在晚光之中作白色。

(75) 在溪旁邊，在一個高起的岸上，人們可以看到兩行綠葉成蔭的老柳；長而寬的預備給人坐的石凳處處可見。夜色的黑暗使我們祇能隱約地看到它們的白斑。在一端，在進城處，在溪邊的蔭道的盡頭，一線燈光射在路上。

(76) 夜來了，在西方，天是被溫柔的珠色所照亮着。那浩漫單調的，灰色的，幽暗的平原是靜靜的；在山岡後面，露出村莊的黑暗的屋頂來。羣星像昨夜一樣地，像夜的全永恆一樣地晶耀着。

(77) 田鄉是黑色的，沉靜的，羣星帶着一種神祕的閃爍在無窮的長天上晶耀着。……路是很狹窄，還有深深的車跡，它彎彎曲曲地橫在那劃着平行的田溝的平坦的田野上。這處那處不時現出橄欖樹的暗黑的影子來。萬籟俱寂着。滿月在一片土地的起伏處露出它的黃色的大臉來。……我走着，我走着，田野完了接着是葡萄地，葡萄地完了是橄欖樹，鷓鴣吹着它們的憂鬱的笛子。月亮降到清明的天中。

(78) 街上是陰晦而且冷清；遠處，人們也許可以聽到一位更夫的平板的，緩慢的話聲；也許——如果這些古城有鐵路——人們也許可以聽到一個車頭的窒悶的，不可見的汽笛聲。於是，這一切聲音——步聲，話聲，汽笛聲，窗子的拍擊，木塊在壁火中的爆炸，鷓鴣鳥的有節奏的啄聲——於是，這一切聲音便造成了一種極高的調子，一種深邃的，神祕的歌隊，就彷彿是宇宙萬物的永古的，不可

知的語言一樣。

(79) 夜是溫香而芬馨的。從遠方傳來了割下的乾草和開花的蕎麥的香氣。白楊樹在溫柔地繁響，當白楊樹靜默了的時候，空氣微微的顫動着，擾亂了松樹的粗糙的頭髮。

(80) 黃褐色的雲變成爲一種恐嚇的青色。暖熱帶霧的夜，沉降森林之上；蝙蝠在有成羣的蚊蟲飛上飛下的建築物當中，玩他們的無聲的瘋狂的遊戲；在草場上，灰色的夜蛾，飛落又飛上；在棕色草莖當中的暗影裏，垂凋的吊鐘花發出一種死前的浪漫的光輝。夜更深沉更灰色了。一隻孤獨的老鴉，遠在林木深處叫啼；一扇門在遠處，砰然作聲——然後一切聲音都靜寂了。整個山谷躺着睡覺了，暖和而安靜。

(81) 突然有一種光亮照在我的四周，只見一流灰白色的月光已爬上了山頂，

不久，一樣闊大的銀色的東西在樹木背後低低的移動。月亮已經升起了。……月亮越爬越高了：它的光亮從樹林中比較開曠的地方射出來，灑遍了各處。

(8)夜深了，中秋滿月，高懸大空，碧澄如潤。各處屋頂的涼台上，都落上了夜露，閃閃發光。

(83)溫柔的銀色的月光浴着屋子的正面；披檐，露台都把那尖尖的長長的影子，墜落到白色的牆上。梟鳥在寺院的塔上面繼續的盪出神祕的呼聲。……那溫柔的銀色的月光浴着大路；屋簷，露台都落下長長的尖尖的影子；在沉睡的城中一種深深的靜默統治着；梟鳥很響地振着羽翼，一個遼遠的聲音唱着一個悲怨的朗吟歌。

煙與火

★

★

★

(84) 站在船尾甲板的欄干邊，從那裏向着大煙筒望望，看見有極盛的黑烟猛烈的噴出來。宛如張了羽翼的黑怪鳥，一隻一隻從裏面飛出來似的。

(85) 火在靜悄的清晨中作爆裂聲。煙要上升，但是冷空氣卻把它壓下去。漸漸地它張開來，均勻地，慢慢地；像一種深藍色的霧一般，它降到穀物上面而不散——這麼的靜，這麼的靜！

(86) 一個秋天的早上，——九月二十八日——火煙開始從屋頂的生鏽的煙囪起來了。火煙濃而且黑，像松香木在燒的時候一樣。這煙發出一種強烈的氣味，深深透入森林裏；一隻曾在豪宴中消夜的狐狸敏捷地轉身。天還沒有大光。黑暗懸在空中的樹上，但天光既開始過東方的高地漂流而來，晨霧瀰漫於澤地及湖水上。

(87) 野火重新燃燒起來，可是這次比前更強，比前更亮。影子重新逃進森林

，重新回來，似乎含有惡意一般的在那火邊跳舞。濕的樹枝，在那火中發出了哭泣一般的聲音。熱的空氣衝動樹葉，使他發出私語一般的音響。愉快的，活潑的火焰，好像是在相撲。樹葉變成火星，一片片的飛向空中。天上的星兒好像是在招手，微笑地望着那些火花。

(88) 來了一條大河般的火燄。火花彌漫着天空。火燄的武器高舉，又落下來攪得新鮮的柴木，後退，重復前進。但是現在沒有什麼可吃了；一切站立的木材都倒下來了。樹木已經着火燒到了頂上——而自倒了。火便襲擊矮林和乾燥的因風吹落的東西，開始要爬過林木砍伐清楚了的地方來了。半百的男人們，起來突擊他們的仇敵，像是野獸一般。他們衝前去，用笨重的樹枝亂掃，像打禾的連枷一樣；他們用斧砍，把著火的樹枝用鈎去拉下來；嘎聲呼喊的他們，把燃燒着的木材分散，烟便在他們頭上旋滾，將滅的火便發出噴沫聲，小爆裂聲，和尖銳聲了

○……一舌的火燄跳到路旁的一條乾燥檜木上了。……火已經從河旁的杉木叢慢慢地打開一條出路，現在一聲大喊跳過小河，便擒住檜木。它在乾木材中必必卜卜，像遠處的槍聲；過着相當的期間又來一兇惡的爆炸聲像大炮的一般，但是有些古杉木碎裂了，或一個大石以灼熱而破裂了。火的後面，跟着有離奇的窒息的顫聲，是倒下了的木材漸漸燒盡了，有烟了，變為灰燼了。如今既達到剛剛在布蘭德哇斯脫羅上面的容易燃燒的檜木叢了。哈噫嘶嗤嗤嗤！火燄跳上斜坡像一陣大雨一般；一個火海上衝天際，發出一種猶惡得很的勝利的大笑聲。……下面屋宇附近的一個地點，有一個瘦小的紅指，直衝雲霄，起始是在一個地方，接着延到另一個地方，最後一個整個的行列遠伸到斜坡上去。教區的東邊的男人們，正在以火攻火。為救他們的家起見，他們犧牲他們的最好的木材。不一會一個寬廣的火帶帶從遠在斜坡上的屋宇伸出來，高傲的松林的幹和頂都在莊嚴燦爛中燃

燒。後面的火，恬靜地穩當地向南而進。但是下斜坡的燃燒，却以很大的速度傾瀉。現在只有幾碼的地方，分隔着那兩條大線了。突然後面的火比前面高起了，加入吸引者裏頭去。牠像個狂野的有着火的鬘毛的妖怪一般，向敵人衝鋒。在全森林裏的個個男人，都十分寂靜地站着，凝望着這種景象。……在那些人和火的陣地上，戰爭延長了十八個嚴重的鐘頭，是個爭畝畝林木，吋吋土地的奮鬥。人們衝前去接戰——然後又衝回來救他們的性命；有有的人躺下來沒在溪澗裏莓苔裏，直到頸部，當熱風在他們頭上旋流的時候；大鳥從蒼蒼的森林裏飛出，直入火裏，便不見了；熊咆哮地奔跑，經過燃燒着的灌木林，到頭燒焦了的皮都從他們身旁脫落了；山兔着慌跳入那些和火激戰的人們的懷裏——有生之倫，在那可怕的不宵，都哀號亂動起來。

第三輯 天象地象描寫文範

雲。雨。
霧。雪。

★

★

★

(19) 雨雲一塊塊地飛着，漸次的集合攏來。……四面非常寂寞，非常陰暗。好像生活已經消失，逃避到很遠地方。

(20) 突然一重兇猛的雲從村裏的教堂後面出現了；她似乎很快的沿着鐵路的堤在飛，被西風趕着，同時北風起了，從側面打着它，灰從大路和沙堆上飄，雲片開始響着。上面，在緊壓着的雲堆裏，一個惡勢力，非常地想和創造者競爭，是在工作着。它取了軟弱的原素，造成了一個島，但是在他來得及說，「這是好的」之前，風就把那島吹掉了，它堆起了一座龐大的山，但是在加上頂去之前，

那山已經在下面吹掉了。它忽兒造一隻獅子，忽兒造一隻大鳥，但是不久只有撕碎的翼翅和不成形的身軀溶解在黑暗裏。於是，看到了那永遠的手所造成的作品是耐久的，而它自己的虛幻的創造物却連最單弱的風也不能抵抗，那惡精靈便大怒起來，決意要毀滅世界。

(91) 周圍的一切，都在慢慢的搖動。天上，好像互相追逐，灰色的雲障笨重地堆着。道路兩旁，打濕了的樹木忽隱忽現的搖着沒有葉的樹梢，散在郊外的一面。小山可以看見，一會子却又忽然消去。

(92) 外面月亮已成灰色，因為天上已變陰暗了。當着天將黎明風再吹起來的時候，大塊的羊毛般的雲又從海上滾滾而來。冬天已完全到來了。早上醒來時，這村落會有風雪和白色的田野了。

(93) 空間被一層層雲遮蔽着。風把雲吹散成軟和的皺襞。其中絹一般的薄雲

的。一。片。片。漸。漸。在。各。各。分。離。沉。下。到。人。界。來。掃。着。各。樹。的。頂。並。又。破。裂。了。搖。曳。在。地。上。溶。去。了。地。平。線。的。那。一。邊。朦。朧。中。抬。着。頭。的。小。山。的。動。搖。無。定。的。連。鎖。像。沒。有。實。在。性。的。夢。中。的。山。水。一。般。時。隱。時。現。鉛。白。的。影。蓋。住。了。山。谷。在。那。光。亮。着。一。條。河。在。這。一。照。透。了。這。影。的。海。而。光。亮。着。不。絕。的。徐。徐。在。溶。化。的。雲。下。蛇。一。般。曲。折。着。的。流。水。在。我。心。裏。看。出。來。似。含。有。什。麼。象。徵。的。意。義。在。我。看。來。那。河。流。的。中。間。似。藏。着。此。漠。然。夢。一。般。的。光。景。的。神。祕。

(94) 這是一個下雨的九月薄暮，時間愈遲，一層層的雲便愈厚，它們漸漸地降低來，散亂而又陰沉，樹林小山和峽谷，連那籬笆，都慢慢地溶解在灰色的幕裏。沉重的不斷的雨，透入了一切。地土滿了，像捏過的粉團似地把水吸進去；道路滿了，滾着黃色的水流。本來有水在大泥潭裏的，天井滿了，屋頂和牆垣都

滴搭着。牲口的皮，甚至連人類的靈魂，也都被水所浸透了。

(95) 老鼠在地上走過。音響的閃光，衝破了不能看見的靜寂，發出乾燥的騷音。不久，茅屋上面，可以聽見細雨打着的悄語一般的聲音。這種聲響，好像是用戰慄的手指，正在搔弄屋頂的表面。滴在地上的漏聲，正像是在刻印秋的遲遲的足印……。

(96) 夏天的涼爽的雨在敞開的紙窗戶外看得到的青桐幹上也流貫了下來。立在檐前的老細的松根，長着青苔的庭石，青油油的竹葉，都打得濡濕着。

(97) 晚上的天，作深紫色，高起於那裏的尖塔樓閣之上。天氣已晴朗了。街裏只還有稀薄的一條黑霧，繞着燈光。

(98) 有些晚上要下雨。天空突然裂開。雷聲轟轟地滾下來。我們看到電光，

好像瘋狂的一抹在這個高樓大廈的不可相信的都會中，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夢魘的列樹似的景色。

(99) 重霧正在很快的散開，月光早已很皎潔的照到高地的兩旁，只在谷的深處和旅館的門邊，還蔽着一層未消的薄霧。

(100) 一重薄霧已經展開，差不多和月亮的出來是同時的。遠在西南方面，有兩個低山，相距約兩哩，在一個的背後，聳立着另一個高些的山，它的峯頂還包藏在薄霧裏。這三個山似乎都很尖削，呈圓錐體的形狀。

(101) 後面草地上的松林，彷彿是用闊的木葉撒過了一般，也有種比較光明的顏色。橫過松林，和草地平行，一長條濃密白色滯重的霧躺著。它躺臥得十分安靜；顯然是什麼方向的風也沒有啦！

(102)今晚的霧真是討厭。它籠罩了那條廣衢，衢中的那些昏暗了的煤油氣路燈，竟像是一些煙煤很重的蠟燭。

(103)四面盡被遠山圍住在落着霧。滿開了黃白的菜花，已經在春雨中凋落着了。

(104)那陣雪本來又開始下了一點多鐘；所有的樹木上面都堆滿了雪。那些杉樹在這種死色的衣裳之下屈着，竟像是一些白顏色的金字塔，一些龐大的砂糖堆兒；並且從這種碎屑而紛紛的流蘇所成的銀灰幕裏斜着望過去，僅僅能隱約地窺見那些小的灌木之類，在黑暗中顯出慘白的影子。它真來得很密，那陣大雪，使我們僅僅看得出十步內外的東西。但是那盞風燈，却在前面射出一道大的亮光。

(105)外面會落了一整天的雪；圍繞着這古城的廣大的田野已經變成白色了；

橄欖樹都好像是白色的翎羽，壓在雪底下的葡萄蔓都成了無數的小堆，人們或許在路上會看見一個旅行者的車跡；從這一方面來，向另一方面去。

山岩與
海島。

★

★

★

(106) 大道通山谷，當牠經過西方的較低的部份的時候，隨谷狀，經高而冷，茂密而怪誕的松林。一種放肆的新鮮的香氣，從松針和莓苔的地氈上起來。時有松雞自路旁跳出；羣魚啜着河流的黑而且靜的水面……

(107) 直過那谷的東方的斜坡，從河旁的寂寥的佃戶的田莊，直到山上的高處，却光着。灰褐色的大沙堆，沿着斜坡亂躺着，彷彿古代的巨人曾用很大的鋤犁耕種過那山腰的一般。一條樹也沒有。只是茫茫一片燒焦的殘枝。處處有帶葉的幼木掙扎着求生存；覆盆子和桑木，用紅色裝點着石地，相間若干距離的地方，

有條半燒的松樹抬起頭來；在這荒涼之區的深處，一對鷹已經建了它們的巢。在滾石伸張了它們頂厲害的搗亂，和斜面墜落得最唐突的地方，多泡的小河喃喃地發出一種單調的鎮魂樂。

(108) 在這狹而溫暖的山谷裏，噴發着一種甜密的茵陳的香氣。陽光透射在明淨的河水的心窩裏有如思想一般。從對岸，穿過了赤楊樹，傳來了一陣割草的聲音。

(109) 赭土色的山的地面，似劇痛的傷痕般赤露着。被雨水沖倒的赤土的岩，巨人之峯般聳立着好幾個。下面掘着深谷，斜道沿着那大的溪谷下去。

(110) 我們那年所有的是一個愁黯的夏天。也許太陽在旁的地方是照射得暖溫溫的；但是在海濱的市鎮我們所住的地方，太陽却罕見面。一天又一天，天都是灰色的，像鉛般的波濤，却從大海滾滾進來。

(11) 天會下了雨，但蔚藍又慢慢地來了。我所至愛的小山陵，可愛的小阜是潤溼的，光澤的，非常分明，非常閑靜，像一隻羽毛濡溼了的雀子。……我凝望我的小陵，尖削的，青青的，紫紫的。在天際的幾行線紋呵，你怎樣溫軟了人們的心腑！夏日的天啊。

(112) 跑到到小山上，他便停着，向谷裏望去。星兒已經變灰色了。天大亮了；清淨而透明的空氣，帶了鹽的氣味。近乎他的一切東西，都現出佳美的形態；樹木的較小的分枝，溫軟地射入空中漸漸隱沒。躺臥着在這整個山水的上面的，是種佳美的黃色，這種黃色，在很遠很遠——達到天邊的地方——漸漸地變為一種紅色，像一個寒冷的冬天的一般。

(113) 海港對於那些厭倦着人生痛苦的心靈，確是一個優美的寓所。那天天空廣

大的景象，浮雲活動的結構，海水變幻的色澤，標木報警的光焰，從三棱鏡幻象的中間，使得人們的目光不但不覺得疲倦而且不覺得愉快。那航船渺小的形狀，帶着許多紛雜的繩纜，海水老是給它一種和諧的擺蕩，真令人覺到音韻的節奏，和美性的觀念。

(114) 這小山漸漸的高峻起來，腳底下都是些亂石子，而樹木的種類也漸見不同，生得比以前更疏朗了。這地方，的確是島中可喜的部分。一片發濃香的金雀花和許多開花的灌木，差不多占據了野草的地位。綠色的豆蔻樹叢，和紅榦闊影的松樹，隨處繁生着；豆蔻的芬芳和松枝的香氣，混合在一起。此外空氣新鮮和爽適，在無遮蔽的太陽光之下，這是對於感覺的一種極有效力的滋養品。

(115) 周圍都是陸地，地上長滿了茂盛的森林，樹木一直生長到高潮所到的地方。海岸大都是平地，許多的山頂像圓形劇場似的環立在不遠處，一個在這裏一

個在那裏。兩個小河，毋說寧是兩個小沼，都流入這個可以叫牠做池子的港口！而沿這一帶海岸的葉簇，都有着一種厲害的光輝。

(116) 島的表面大部分包蔽着灰色的樹林。這種勻整的色調，卻被低地的幾條黃色沙地，和高出一切的許多松柏類的高樹——有些是孤立的，有些是密集的；——所打破了；不過一般的色彩，總是單調和陰沉的。山頂的赤裸的岩石，像尖塔似的聳立在森林的上方。所有的山的形狀，都很奇特，其中還有一個山，比島上的別的山要高出三四百呎，它的形勢最奇特，四周差不多統是懸崖削壁，到了頂上却突然平坦，像放石像的基臺一樣。

(117) 沒有風息，也沒有聲息，所聽見的，只有在半哩以外的海灘邊澎湃着的波音，和港外沖激着岩石的濤聲。一種特別的腐敗的臭氣，包蔽在碇泊處的四周——，是一種污爛的樹葉和腐朽的木幹的臭氣。

湖。溪。
池。塘。

★

★

★

(118) 一天晚上，他依然獨個兒乘了划子，盪到湖中去了。傍晚的山，越離了湖岸，漂到水上時，其雄壯之姿，也就越是增加了沉鬱之色，深深的威壓着人，好幾天沒下雨了，所以湖水特別紺碧澄清着。跟着夜漸漸近了，便變成更黑暗了。黑黑的入了晚的周圍的山峽中，密佈着白雲。冷冷的風，吹着漂浮在水上的他的白色的衣。像鵝一般，有幾隻隨處滑走在湖水上的帆滿的白帆，也多半在前面消隱了，湖岸大樹之間，別墅中有了火影。從那裏渡過了黑暗的水，在靜靜的湖面上傳來披霞納之聲。他在一隻船也沒有廣闊的湖水上，停下了搖櫓的手，隨着靜靜的波動，流放着划子，在強烈的夜風中吹着。這一段是風景最好，地勢最優美的地方。細長尖出的半島和作着奇怪形狀的岩，雜亂的橫着；深濃紺碧，水啪啪

的打着，被樹根所掩的這些巖石。楊草，黑檜，落葉松之間，茂生着「躑躅」和「入沙」等的老樹……，湖面上亮了起來；向東方一望，十七日的月亮紅紅的探首在那邊山峯上。因了月光，近邊水上，反見得淒涼無際。

(119) 城的建築在山腰上，山脚下流着一條小河。領域是很廣大，牠是由麥田和橄欖園組成的；人們在小河的水磨坊裏磨麥，油是在老舊而粗笨的螺旋榨牀中製造的。

(120) 泉水在一個窪裏生出來；一道細水從一根裝在石板上的鐵管中流噴出來，冲到兩個深沼裏去。被犁所劃過的寬闊的山腰左右地成着波形愈走愈遠。天涯是被山巒的青色的畫筆所封住。黃昏來了。

(121) 這地方正是一個深灣，河流闊開來，形成了一個沙底的池塘。在清澈的河水下，我們能夠看到那搖蕩着的水草；鱸魚兒結了一個圓圈兒游泳着，且游回

來覓食了；一條鱒魚飛掠過，如一個影子。

(122) 在那山谷裏，是一些被溪澗灌溉又被一些藩籬隔斷的草原；再遠一點，那條溝通到那裏的溪河，展開而成一片很寬大的淺灘，可以說它是我素未見的絕好獵場，就是我表兄弟寄託全部精神的處所，他把它當一座風景園照料着。在那片蓋住這淺灘而給它增加生氣的蘆林裏，他開闢了許多小港，使得那些用短桿指揮引導的平底小船，靜悄悄在這種止水上通過，於是觸動那些水草，使那些游魚在草裏往來梭擲，使那些水鳥的尖而黑的腦袋倉卒洩入水中。

第四輯 花樹蟲鳥描寫文範

森林與
樹木

★

★

★

(123) 一個長森林中，樹木低低的生長在砂地上，和荆棘一樣，枝幹奇妙的彎曲着，葉子密茂得像茅屋頂一般。這叢林從一個砂丘的頂端伸展下來，漸漸擴展，漸漸高大，一直蔓延到沼池邊境繁生着蘆葦的地方。最近的小河就由此浸流到淀泊處去。這沼地受到了強烈的陽光，正在騰着水汽。山的輪廓，可以看見在霧障中顫動。

(124) 榛樹，黑色的赤楊樹和高大的羊齒草，動搖着，如有清澈的波浪一般，當我們經過這青翠的海洋的時候，我們彷彿被這清潔而甜密的水所包圍住了。一

切都靜默着，除了樹葉的沙沙聲和樹枝的爆裂以外，當我們用臂兒將樹枝推往旁去的時候。在我們後面，留下了一條彎垂着的青草和碎裂的羊齒草的痕跡。

(125) 在森林中，一切的東西突然變成深冷而且蒼翠。我們好像走進一間神祕的屋裏一樣。那樹木便像牆壁，而樹葉做成天花板。嘹亮美妙的聲音在這屋裏歌唱，那便是一些鳥兒們。這些鳥兒們住在這個屋裏。許多小螞蟻和甲蟲在我們的脚下走着。牠們是住在這屋裏的地板上的。

(126) 森林像是一張深色的地氈，鋪張於森林的大建築和一球一球的茅屋之間。經過這個地方的路，狹小得成爲一條薄薄的月光帶，這條路現在又十分冷靜了。沒有車馬聲，沒有步行聲，什麼交通的聲音也沒有；但是車轍裏，冰却閃耀着——要是有一輛貨車走過，冰在車輪下要發出沙沙聲的。

(127) 榆樹窸窣的響聲之外，便什麼聲音也聽不到。遮蔽着窗下牆壁全體的黃色和堇色的小花，不息的搖拽着，惹引了我的兩眼。暖而濃厚的香味，有韻律的，均可的，正則的，從地上昇起來。

(128) 在島的這一部分地方，常綠橡生得更開闊，從它們的結實力和軀幹的大小看來，似乎更其像森林中的樹林。在這些樹木間，雖生着幾株松樹，有的約高五十呎，有的近乎七十呎。那裏的空氣，也比下邊沼地旁的來得新鮮。

(129) 粉壁上面，浮漾着乾燥的寒冷，和那蒼白的悲哀……很大的窗子外面，可以看見菩提樹的葉子。在那沾滿了灰塵的葉叢裏面，一點一點的發出了黃色的斑紋，……這些，卻是鮮明地接觸着正要到來的秋天。

(130) 窗外菩提樹的樹梢，好像將要到來的雨雪一樣，那種悲哀的黑色，使人覺得吃驚。周圍一切的事物，都是沉沒在黃昏靜寂和夜間的悲痛的期待裏面。

(131) 同是街路樹，最先灌注這個古都裏青青的生氣的是馬綠尼歐，但是後來發出來的伯拉泰訥從芽而變葉，一天比一天這葉子發開來，形狀也大起來，顏色也深起來的中間，街上早已是嫩葉的世界了。在人家的短牆裏，間或瞥見紫的白的密集而開的丁香花也是盛開的時候了。

(132) 維拉里拉在山的腹的一塊稍平坦的地方，遙遠的在那里白白的光閃着山的連鎖處成了莊嚴森閑的線形，展開在我們的面前。茂生在那里的橄欖林，聚凝着帶灰色的綠色的水蒸氣，似成了某種形狀，看去總是輕浮稀薄的樣子。新換上紅白外衣濃豔的樹林，衝破了單調。空間似有如乳般的液體在上面流着，混在那裏，天空便似失了生氣。

(133) 打樹的斧音，在林中起了反響；每一反響，都跟着粗短的輕微了的叫聲。在到處開拓出來的空地上的堆積或圓錐形和四方金字塔形的大樹的堆積騰起了

煙的柱。煙和樹幹般直豎的濃黑的騰起在靜穆的空中。

(134) 感到了暮光的寒朗中將來的初雪的預兆。枯葉疊成的厚厚的絨氈，橫在兩列樹排下，那樹的赤裸了的枝梢，在大空中顯示出了突立的輪廓。

(135) 那是一株像巨人樣的植物，有着屋舍大小的各色軀幹，和周圍極廣闊的樹蔭，在這個樹蔭下，足以操練一中隊的步兵。從東西兩邊的遙遠的海上都能望得見這株樹，可以記入地圖，作為航海的目標。

(136) 滋補的秋天空氣裏，微微的氳氳着興榮的植物的酸香。鳥兒偷偷地存空中閃過，有時可以聽到它們投入樹林時的翹翼的擊響聲。一陣風來，驚起了無數的金黃同大紅色的木葉的小舞蹈隊，作它們的對於大地的最後的一次舞蹈。

(137) 太陽光線，好像金色絲帶一般掛着。烏鴉使人不安地喧噪。狹窄的空地，亂堆着柏油的木桶。連根切斷了的樹幹，露出它的根盤。空地周圍，擠滿了橡

樹和白樺，好像不知不覺的將那空地裏包在裏面。絲毫不動的那些被靜寂束縛了的樹木，將它陰暗的影子射在地上。

花
卉



(138) 到正午還有一小時。這天朝上有遮沒蒼空的綿花般的雲片，照四月的天

氣，是有些暖得太早了。這裏的『丁香別墅』所由取名的濃香的灌木滿園都是；只是爲黃色的薔薇的樹枝隔斷的密生的花叢。薔薇有的爬上紫丁香花的幹上，有在它的枝和枝間突出了頭，也有結成交連的練和花環花綵落進在紫丁香的枝間。花叢的根間，有莖蒲，從縹綠色的劍形的葉間，把它的高傲的花冠高抬着。三種花香，互相混合，成了一個深深的調和。我即刻注意到了，因爲那芳艷音樂中一種諧音所包含的三個音符般，在我的過去的記憶中，明明白白的遺留着。除了燕

子的噪嘯，此外什麼音聲不能打破這一個沉默。屋只在針松的樹間，看見一個頂；燕子像蜂擁簇於蜂巢上般的，在屋的週圍羣集着。

(139) 榆樹每遇一陣風吹，落花便如雨下。在白光中的透明的，幾乎也不能去觸及那般的花片，似有帶綠的金色的翅的蝴蝶，在空中躊躇着，又摸摸兩翅，不絕的徐徐飛落下來。花片來包圍住了她的身體般落到她的膝上肩上。她時時舉起手來，去掃除牢在髮網上的花片。

(140) 金色的光線，滿照着庭園。開着花的紫丁香花樹梢，都帶了深濃的堇色，和低的小枝，都有些在變成帶灰色的青色。密生的花叢，被微風吹着，起了柔細波漣，似看綢上花紋，起着各樣的變化。似在幽泣的柳樹，長長的毛髮，垂浸在池水裏。池水似真珠般在虹色的光澤中閃耀。那不動穩定的光和拖着尾的柳條，顏色微薄的花叢，在將沒落的太陽的最後的時間，變成了完全沒實在性的

傳說一般的蠱惑的幻影。

(141) 至于那園子，簡單是一鋪用鮮花鋪成的墜子，色彩錯雜，高低參差，現出一種愛人引人的凌亂風致。其中草地也極其腴潤，每一級石階的兩端都擁着一大堆的書帶草，箭子的正面垂着許多或黃或碧的薜荔；而那座蓋着這所嬌小玲瓏房屋而又有石欄杆的露台，被一些血點般的吊鐘花滿繞着。

(142) 我們家的農夫的小屋，是十分廣大，空氣的流通也充分，整頓也很好。我們家的廄舍，滿留着發光澤而強壯的獸類。我們的酪農場，也在十分完備的狀態中。他不時的爲要看一種植物，停下足來。他用他男性的手去觸到纖細的小枝稍上綠的新芽的時候，他的注意的細到，是什麼也不及的。有時我也曾穿走過有桃樹，梨子樹，杏樹等樹在枝梢上開着花的花園。那裏太陽的光線，照透透明的白竹和白色的花瓣的時候，便似變成了一種天國惠賜的甘露。——一種不可名狀

的漠然的深得天惠的某物。蒼空從空中花圈之間留着的空隙那裏，像人的凝視一般，善意的探望着。

(143) 院子裏面早已來了濃郁的春天；青青嫩葉的顏色添增的草木繁茂之感。沒有好生收拾過的凡是院內的樹木，沒有一棵不是回到了野性裏去。梅樹的枝柯之類更其是榛牛不成個樣子，黑沉沉的舊葉子上更長了新的葉子。在院子片隅裏和複葉曼陀羅並排的，還有晚開的曼陀羅。那些花的最盛時期，綠葉的最盛時期，混在一個頹然的感想裏面，像直逼到裏間廊下的玻璃長窗上來似的反映在那裏。

(144) 地席已很古舊，是一間陳舊得很的客間；但却有廣闊的圍邊，並有種着似經過幾百年的風霜般的大松樹，圍着低低的土牆的庭園，斑色的茶花，開在柴草之上。前面樓上的客間中，鬧彈着三弦。

(145) 園子很美，有小石道，噴池，噴泉的水一樣高興。一叢風呂草很平滑，彷彿有人用手輕撫了它樣。寂靜向花微語，花也寂然的回答。

(146) 在這個五月裏，鴿子歌唱，溫夜像白色的小燈樣，燃灼，在夏窗的邊沿，茉莉花香比她們的勇敢還強烈時，所有年青女子們的心碎裂……

(147) 新秋的空氣已經流貫到了房子的內面。他抱了好容易能夠回歸到了故國似的心，走到得見在葉與葉之間映着日光的庭院的走廊上去。起熱烈寂寞之感的百日紅的花草之類是開得很盛的時候。連那個花的顏色都像奇妙似的注進到他的眼裏。於是感到故國風物似的特有的親熱味。

(148) 兩人看着下面的陰慘的水流。呈着深的油狀，急流，充滿着漩渦和使人迷濛的暗流的谿流，在使它看去愈淒涼了的沉默之中，流着在白聖般的兩岸之間。周圍的氣象，也反映着這兩人的心和威赫的光景。午後的天空為濛氣所蔽，在

尙未逢春的赤褐色的叢林上，映上了死一般淡白衰微的光。枯葉和新芽，萎枯了的小枝嫩綠的枝相雜交着，成了死的新生的密密編成的一團。在澀皺的水流上，在表示出象徵的對照的矮林中，天空也淡白衰微的懸掛着。

(149) 他看見一朵很大的玫瑰花，一朵龐大的球形的玫瑰花，比地球還要大。太陽的紅光在它上面來往，把它的軟滑如絨的千百萬的花片照成金色。它是香的，它是向他發光。它用神祕的含糊的聲音歌唱，歌唱，花中央，在紫色和金色的花片中，躺着千百萬自由的靈魂。

(150) 池畔雖已四月之末，却還有淡白的山櫻受着傍晚的風也不散落的，靜開在薄暗之中。

(151) 空氣全繡布了細緻的香味，坪草的絨，丁香花如羽樣的葉子在蔚藍中發香。在花盆裏有兩顆小松，當正午的太陽沸熱了它們的松脂時，散出強烈而紛紛

的香氣。

(152) 大的白菊的花似滿開的薔薇，不多的花瓣厚厚的，那色似帶些病態，沒血氣的，死人一般的。使人想起在嚴寒中抖着的乞丐的頰上的鉛白。也有露出了細的紫色的脈筋的，也有微近黃色的。

動物與
蟲鳥

★

★

★

(153) 窠都被放棄了，成了空虛，早已沒了生命。其中有的正在破落下來，到處有軟軟的羽毛，從另散土塊上垂下來。最後的一隊，爲了要齊集隊伍，等着遲遲的伴侶，沿着屋脊，聚集在屋頂上。它們在那裏排成一列；有的把背向前，有的嘴向前互相顯露出小小的兩叉式的尾和小小的白胸棲息着。它們這樣的等着，靜止的空氣中充滿着尖銳的嗚聲。有二三隻落後的，現在也來加入了隊間；出發

的時間漸漸迫近了。似疲乏了的日光的閃光，落在被棄置在屋上的窠上。有什麼還能勝過吊在到處另落的粘土上無力飛揚着的小小的脆弱沒生命的羽毛的憂鬱？

(154) 園庭中不知有幾萬的紫丁香花的小枝不見了；有音樂的絲一般的調和了三種混香的那密密的花叢也不見了。那愉快的春的笑聲不能聽見，燕子的不絕的叫聲也聽不見了。現在在其中所能聽到的可喜的聲音，只有兩個無知的孩子的嬉嬉聲和拍答拍答的疾奔的腳聲。燕子的大部份已去。留下的，也將去了。我們正能趕及和這最後一隊的告別。

(155) 忽然風簌簌的吹來了，這時發出了大的羽翼撲動的聲音，那一隊燕子便飛在空中。一瞬間它們似在這屋的中間，却忽的沒躊躇的，好似它們前面開出了一條路，已上了它們的長長的旅途。漸漸的遠了，小了，——消逝了。

(156) 正是太陽沒落後的時候。天空晴朗穩靜。樹葉在兩人頭上不作聲的垂着。

○燕子之羣，時時發出羽翼聲和吱吱的尖銳的叫聲，衝飛在空中。

(157) 晚間的露在降着。似有似無的微風，像有什麼動物快步走過，發出格格答的聲音，在底叢中呻吟着。一隻兩隻的迷了路的燕子似被彈石射中般的，在空中拚死飛奔。西面的地平線上，有不知什麼地方的大火的餘燼所賸留下的餘光彷徨着。

(158) 燕子齊集擁來，斬風的箭一般的，發出尖銳的叫聲，從我們身旁飛去。……屋似在夢中一般聳立在兩人的前面了。田舍風的廊下，一切蛇腹形和一切凸出上，添上了雨簷，窗沿和露台之下，各裂縫和隙裏，燕子們築着它們的窠。粘土的窠，新的舊的，都和蜜蜂窠般雜亂的密接着，只留着極小的餘地。完全關着沒人住，這且不去說；但這屋的周圍，竟連不論什麼的死的影子也一個都沒有。屋則因了沒休息的活潑可愛的生命，得了生氣忠實的燕子們，它們以他們的輕快

的飛翔，嘯鳴，和它們的一切優美一切愛，包圍了這屋。它們的數團，以箭一般的迅速，在一瞬之間，或散或聚，或掠過樹叢的梢頂，或向太陽方面飛昇，勇敢的在追逐着之間，其他工作，能在窠裏或窠的周圍繼續。母燕中有一隻占住在窠的入口，却一晚間已換了另一隻放平了閃在黑光中的窠棲息在那裏。也有露出了小小的兩叉式的尾巴，這樣的一半在窠裏。分出黑和白的尾，對着粘土，活潑潑的動着，這種形狀多麼有趣！還有在窠裏的燕子，露出有光澤的胸的一部和朽葉色的喉頭，差不多身子仰在外面。也有一直看不見的忽然的發出了尖銳的斷魂的聲音，用了全迅力，飛了出去。去迴繞全關住了的屋，它們的活潑快樂的運動，即包圍了以前的我們的窠的它們的窠中生活：確是多麼的一個美景。在我們兩人看來，是一個微妙的可感動的奇蹟。一會之間，我們似忘了發熱和奮昂：靜靜的凝視着那些窠坐着。……客廳被入口門上的圓窗那裏射出來的光照着。一只燕子發

出了尖銳的聲音，在兩人頭上飛過。吃驚望上一看，屋沿下的壁龕那裏掛着一個窠。窗的玻璃，有一塊碎着，燕子從那洞裏自由出入着。

(159) 夜鶯開始唱歌了。最初是愉快的諧調的突發似真珠的驟雨般從空中落下來。來的顫音的放射。停唱。接着來了急速引長的喉音，似以輕快假威的虛勢，向眼所不能見的對敵挑戰般的力的試練。第二回的停唱。歌唱取了輓歌的調子，撥向低小的音鍵上去了，漏出了緩緩的低低的歎息，表示出了被棄的戀人的沮喪的欲望的和被騙了的希望的悲傷。接着似懊惱的叫喊般，向急激尖銳的最後的伸訴——從此消逝了。重又比前更長的一回莊重的停唱。如今來了決不能想作是與前次所出的爲同一喉頭的新鮮的聲調。那樣的謙遜的，胆小的，哀求的，也似新生的鵝鳥的啼聲，也似幼小的燕子的啼囀。接着又以可驚的急速度，把此等率直的首

調，變成了響亮的流放的奔衝。顫音的高翔，以澄明的喉音顫動着，突進於放胆的演奏的章句，——以為將消逝了，却又改入了最高音的高唱。歌手正沉醉在他的自己的歌聲中。最後的調子將完未完之間其次的便又開始，那樣的以極短的停唱，在蜜一般甘的感動的變化不已的聲調中，引出了它的恍惚的思懷那聲調，以為低調，却接着來它的尖銳，以為是莊重，接着便輕快；以為是被發作之嗚咽和憧憬的哀哭所中斷了，却接着以急激的抒情詩的爆發和全力的祈願，纔去中斷，那樣的滿庭園都似屏息傾聽似的樣子。大空也似到了隱沒在枝梢間的詩人在聲調的流放中灌注着自己的情緒的柳樹梢頭。花叢間騷擾起來，透出了氣息；西方地平線上黃色的幽光這里那里的在徬徨着。這一天的最後光便是悽傷的帶着哀愁。只一顆的星，似閃亮着。露珠顫着打着動悸。

(160)天明了，天色是清朗而蔚藍的，日光從那山谷的裏面射出來，這時候忽然有一隻鳥兒，伸着脖子，張着翅膀，在我們頭上匆匆飛過。我放了一槍。其中有一只幾乎就墜在我的腳邊，這原來是一隻白腹鴛鴦。隨後，一道聲音，一道鳥呼的聲音，在我頭頂上的空中號着。這是一種短促重疊而傷心的怨聲；而那隻鳥兒，那隻逃了槍聲的小衆生，開始在我們頭上的天空裏盤旋，一面注意我手裏擒着那隻死了的伴侶。

(161)坐在近水的船邊上，用她的手兒饗着一只高大的野天鵝。它輕輕地拍拍它的翅膀，掠過了水面，於是有如一隻平板船似地，又向那個向它伸着手臂的青年婦人飛回來了。當飛近了她身旁的時候，這長蛇似的鳥兒引長着身子，滑過了她的腿，飛向高伸着的手上去；有時，這鳥兒的闊大的，天使般的翅膀會掩覆着一個愛人兒的顫抖的身體，約摸有一秒鐘的時間。一天，天鵝的黃金般的眼睛閉

住了她自己的眼睛，預備舉行神秘的夢裏的虛幻的結婚了。然而，這鳥兒一旦吃完了她的顫抖的手兒所揉碎的麵包，就飛了開去，在一朵雲裏不見了；它心滿意足的拍拍翅膀，有如一只鴨兒。這是它們的最美麗的姿式了。在溫暖的，雖濕淋淋的鳥羽的撫愛下，那一剎那，她真感了一種渺茫的蕩意，當那鳥兒在她頭上展開了它的翅膀，她是決定了一動也不動。

(162) 晚露是和煦的，我開了我的窗戶。在園子一條過道上三隻白鵝一個一個的向前走，像在丹麥磁瓶上所見的一樣。

(163) 突然間，蘆葦叢中起了一陣的喧擾——一隻野鴨哇的一聲飛了起來，別的野鴨都接着跟上去，於是這沼地的上面，不久就佈滿了一大羣的野鴨，在空中驚叫着，飛迴着。

(164) 那是東部的一隻貧窮貓，它的頭瘦削，它的骨好像奇異的機器的一部份，尖銳地突出着。它是病了。它的腹部在地上拖，因為新產生了小貓而衰弱着的。它停在一個垃圾桶的前面，在嗅着搜尋食物。

(165) 但我知道，這一只小松鼠兒我是永不會忘記的，一天早晨，我看見它從一株山毛櫸樹上爬下來走入榛樹叢裏去尋覓它的冬大的糧食。它從它的藏身地和垂滿了榛實的枝頭間輕跳了十五步，它輕輕地，恐怖地跳躍着它的尾巴捲曲着如同畫中的一般；我聽到它採集東西的，乾燥的聲音了，旋即它又飛似地跳到回他底城堡般的山毛櫸樹上了。我不知道，它採集乾果時，是用它的牙齒，或者用它底腳爪工作的；或許是用它的腳爪吧？因為齧齒類動物都是些小人兒啊，它們吃

東西的方法和我們一樣的，用它們爪似底手兒遞到口嘴裏去……

(166) 蜜蜂和黃蜂發出聲音，使那靜寂的氣分更加濃厚，很忙的飛來飛去。小鳥正在歌唱。野外的遠方，可以聽見一種歌唱的聲音。

(167) 到了黃昏，蜒蚰蟲在樹上度過了他們的白天，又從樹頂上爬下來，這時，在樹林的邊上，在同一個山毛櫸樹叢下，我看見螞蟻在結婚了。那些湊成了一對的都有翅膀的，它們在空中結成了配偶；當雄的擁抱着雌的時候，它們的翅膀立即混合在一起，它們的神經都顫動着，這一對交纏的甲蟲轉動着，倒下了。我看見它們的結婚是舉行在半空裏，在樹之上，金色的雨在葉與葉之間跳躍着，發出了浪一般的聲音來，但當每一對配偶落到地上的時候，這相愛的倆個立即就分

手了，像飛濺的水滴一般地飛開，奔向太陽和死之國土去了。

(168)吃胖了的秋天烏鴉，很忙碌地在那收穫了的地上走着。寒風發出吼聲，吹在它們身上。烏鴉側着身體，想要抵抗風勢。可是脚下有些動搖，羽毛吹得很亂。於是祇好順着秋風，懶洋洋的飛到別處。

(169)接着便沈默了好一會。兩人走過的時候；小鳥的大隊，捲起了旋風，從籬垣邊飛起。牝牛的鈴的微微的聲音，遠遠的傳來。

(170)在外面田場的籬笆上，一雙小鳥坐着在唱歌，夕陽的光線卻在它柔軟的羽毛上遊戲。

(171)每當他們走到撒過了種的田地的邊上的時候，總有些麻雀飛起來，忿怒

地啁啾着，像一朵雲似地在他們頭上飛過。

(172) 窗外除了某一處樹上有一陣很輕柔的清脆鳥聲外，甚麼也聽不見。那隻鳥這樣在黑夜裏低聲歌唱，應當是爲着使它那隻孵着鳥卵而熟睡的雌兒，感到一種搖籃式的起伏搖曳的作用。

(173) 世上使我感動的東西，再也比不上這陣目所不能見而在空中黑影裏刷過的第一聲有生命的叫號，它來得那樣遠，那樣快，在冬天的曙光還沒有在地平線上露出以前在黎明的寒氣澈骨的時候；我覺得這陣由一隻鳥兒的羽毛所帶來的飄忽的聲音，是世上生命的一種歎息！

(174) 它是隻異常美麗的禽，比大多數的雄鷄大，表現一種燦爛金紅之色，青黑色的鬃和尾羽，閃閃發光，一朵鷄冠，又依它的心地的變化，而成充血或變白

而且它在海上是個頂厲害的英雄。在它雞塒裏，它四方的站着，用它的不怕顛簸的腿站得很安穩的，不問天氣好壞，它都一樣地快樂。黃昏時它飛上它的架上，用它的爪去打它的架反響作聲，便很自信地彷彿它還是躺在蛋殼裏一般，睡去了。但是很早——天天早晨都很早——它便高啼，彷彿洋洋得意的樣子。

(175) 鹿是一隻美麗的生物，它是白的帶着黑色的斑點，有小的頭，短的角度，和大的乳房。

(176) 林木旁邊，沒有一百碼之遙，站着一只麋，完全靜着。它有很大的雙角，一角有從來沒有見過的這麼多的分枝，另一角卻只有幾個。

(177) 車已停在貨倉前了，恰恰對着一個很大的起重機，機有滑車和鐵鏈，從

一個暗穴裏突出，穴介於有窗柱的兩窗之間，窗在煙燻的紅磚的牆裏。馬的臀部蒸着白汽，它們身旁的毛都黏成小小的濕潤的一把把。

(178) 這溪河的後面，有許多草場，其中許多從容來往以新草爲食品的肥牛，它們那種潤濕的眼睛，彷彿充滿露霧和牧場的清氣。

第五輯 都市鄉村描寫文範

都市

★

★

★

(179) 都市是一場惡魔的夢，是世界中一個最都會化的都市，它全部是幾何學的角度和石頭，它是個荒誕無稽的，一個被火山埋滅了的都市。在這個化石了的都市中，是看不到青草，看不到活的大樹，看不到花，除開褐黃色的小麻雀以外，也看不到鳥的。這兒也沒有土壤，沃地，沒有好聞，好走，好騎，像婦女似地可愛的新土。

(180) 我看到了都市以及它的罩在一陣從工廠的烟裏騰出來的藍色的霧裏的金黃色的圓屋頂。從老遠的地方我就感到城市的熱氣。然而依舊有一種野外的涼風

吹進車窗裏來。……當我走出車站，和飛揚的塵灰相接近的時候，我立即感到一種街道的窒人的熱氣和鐵道車的烟汽……

(181)這是正月上旬；老舊的城帶着一種悲哀，淒暗的神氣，玉蜀黍田已消失了鮮綠；在荒蕪的田裏，橄欖樹呈着灰鉛的顏色，天已不是青年的了，而且西北風不時的吹着，使倉間的破舊的窗顫動。……城裏的燈一盞盞的亮了；先從一家舖子裏射出來，照到黑暗的路上，好像是一種突然的火的爆裂；在一家藥店裏，門面的紅色的球發出光，而在老舊的鐘塔裏，鐘面呈着一種溫柔而潔白的光彩。鐘聲已經銷歇，不再打晚禱鐘了。黑暗有了一時的深深的休息。

(182)在這狹窄的街道裏，濃霧又濃又黏，處處有黃青色的光線，從店舖的冰凍窗子射出，所有的店舖，凡屬由於煤氣燈或油燈的熱力曾把其冰凍的玻璃窗掃

清一些空閒的，都可瞧見裏邊是陳列着耶誕節樹上的籃子，不問它是雜貨店，或食物店，或烟草店。在街道對面的兩層樓的賣物陳列所，從它的很大的陳列窗有紅光射出，溫情地緩緩地流入霧裏。

(183) 這同樣古怪的夜晚統治了這都市。月亮高高地站在無數堆的建築物上面，疏細的雲朵有如那捲纏的烟霧。同樣渺茫的烟霧朦朧的地平線，遠遠地橫在城市的那邊。

(184) 一個遼遠的鈴聲帶着一種顫動的悠長的聲音，突然地響起來；接着另一個更近一些的鈴聲用一種嘹亮的，喧鬧的爆發聲來回答它。圓而大的電燈泡不時地閃爍着；有一個時候它們好像是將滅了，可是不久又發出它們的淒白的光來。機器的巨大的吹息在大窗下震響着；人們聽到那遼遠的汽笛聲；貨物車帶着一種衝撞和切齒的喧聲經過；一個報販子唱着一種悲哀的調子；火車的長或短的汽笛

聲響了；在遠處，在一片暗黑的天上，描畫着那不動的旗號的紅點子，而那些大而圓的電燈泡也時常在它們淒冷的光中靜默的閃爍着。……

(185) 那是個騷擾無邊的街，永不睡眠的街。它像海一般地怒號，像火花一般地爆發。……人們不絕地在街上擁擠着和爭吵着。大聲在呼喝的手推車的小販們

成羣結隊；婦女們在尖脆地叫喊；狗兒們在吠，在交尾；小孩兒們在哭。……鸚鵡在學舌叫罵 襤襤褸褸的小孩兒們在貨車馬的下面玩耍。肥胖的主婦們在到處的戶口爭鬧。乞丐在唱歌。……在馬房那邊，馬車夫懶洋洋的斜依在長凳上，他們嘻呵地在嘩笑，在連瓶地狂飲啤酒。……亢奮，灰塵，打架，混亂！我的市街的騷音，儼然像是歡狂節或是大災難的爆發似地在喧囂。這個喧囂永遠留在我的耳中。連在睡覺的時候我也聽得見；現在我都聽得到似的。……在天晴的日子，

妓女們便沿着路旁坐在椅上。她們懶洋洋的伸着身子，兩腳佔領着步道的一半。過路人常常要絆着她們那肉感的腳腿而顛躓。……女子們好像鸚鵡的羣一般，在唧唧噥噥的說東說西。有的在編圍巾或是襪子。有的哼哼唔唔的在用鼻子唱歌，有的在嚙向日葵子，單調地把殼吐了出來。……這些女子一看到過路的男人，便要擠眉弄眼，說些嘲弄的話，或是裝出一些淫蕩的姿勢來。她們有時要拉着外套的衣裙，用虛偽的甜言密語，來誘騙男子。她們好像手推車的小販似的大聲叫賣她們的貨物。我五歲的時候，已經就曉得她們所賣的是什麼貨物了。……這些女子的身體，除開蒙着繁麗的日本服以外，是一絲也不掛的，胸部和腹部的肉塊，時時要顯露出來，拖鞋掛在腳上，她們無論何時，都馬上就可以「上市」的。……地上的樹木花草，在我的街上是不能夠生長的；但梅毒的薔薇花却連日連夜地在盛開。……春天使我們歡躍。天空在我們的貧民窟上碧澄着，步道光輝，空氣清

鮮。萬事都好像充滿着希望似的。在冬天的時候，街上是行人絕跡的，但現在却個個都好像中着魔術似的跳出來了。……一個肥胖的傲慢的妓女，坐在隔離兩間的連房之前的椅子上。她身穿一件粧飾着日本的櫻樹，山脈，瀑布和老哲學者的紅色的日本服，她的黑髮用一個鑽石胸針扣住。最少也值得百萬元的假鑽石，在她的肥胖的手指上閃光。……在我們的街上，最壞的就是青年流氓的一團，在東部這個區域內，無論那一條街都有這樣的一團在街頭巷尾的。這些青年，在罪惡貧窮的東部的學校，是很相稱的學生。他們絕對不工作。他們終日不是賭博，便是在酒店裏泥醉。有的是下賤的勾欄主人，有的是小偷或是無賴漢。他們和世界做對頭而格鬥，吵鬧，而自己也互相火併。流血的事件是常常有的。

(186)倘若大地是一張造物在上面爲了創世而設着筵席的棹子，那麼比亞爾卡

流域，便是一隻有翻轉的邊的巨大的長形碟子。在冬天，這碟子是白的，但在別的季節，它却是一種陶器，有顯明的不規則的，但是美麗的形狀。那神聖的陶器師，把一片原野放在那碟子的底裏，又從北到南地替它束着一條在早晨是閃着寶藍色的，在晚間是殷紅色的，在中午是金色的，在月夜是銀色的波光的比亞爾卡的飄帶。……在他做成了那底之後，那偉大的陶器師便造着那邊緣，留意着要使每一邊都有不相同的形態。……西岸是荒涼的原野，接着那峻峭的小石山，那兒有一些分散的山楂樹，和矮赤楊，生長着一塊塊的地面，處處顯露着，好像草皮已經被剝了似地。連最強壯的草木也避開了。這些地面，那兒所有的，不是植物，却是泥土和沙層，或是向綠色的原野露着牙齒的岩山。……東岸却有完全不同的特性，它造成了一座分三層的舞台在原野之上的。第一層是沃土的，有一行環繞着樹木的茅屋，這就是那村莊。在第二層上，那兒的地是泥土的，矗立着一所

莊宅，幾乎是在村底頂上。村子和莊宅之間，有一條老菩提樹的林蔭路，連接着右面和左面，都是宅主的領地，大的又成長方形的種着麥小麥豌豆。有的還是沒有開墾的。第三層的沙土上，是種着小麥，或是燕麥，四邊是松林，它底輪廓襯在天上，是黑色的。比亞爾卡在平地上流了十五哩的距離，樹林村莊田野裏的草木，道路邊的十字架，都顯明地陳列着，愈退到遠方，便愈小下去。這是一個像圓桌似的小鄉村，在那上面，人類像被一朵青花掩蓋住了的蝴蝶似地居住着。他所找到的，和別人所剩給他的東西，他可以吃，但是他一定不能走得太遠，或是飛得太高。……南面十五到二十哩的地方，鄉村開始改變了。比亞爾卡的淺洲，一個個地起落着，平地上有了波動，道路更時常要峻峭地上山來又下山去。……平原是不見了，却讓位給了一個峽谷。你是被許多幾層屋那麼高的小山環繞着。所有的山上都蓋滿了叢林。有時候上山是峻峭的，有時候是逐漸的一個峽谷引到

了另一個，更荒涼而又更狹。這樣便一連排了九個或是十個。當你穿過它們走着的時候，冷氣和溫氣緊裹着你，你爬上一座小山，便會發現你自己是被枝叉的又彎曲的峽谷的網所圍繞着。……離河岸不遠的地方，風景又是很不同的，山是少了些，都分離地屹立着，像大蟻山一樣。你已經從峽谷的鄉村裏出來走進了開闊的比亞爾卡流域，光明的太陽向你是眼睛充分地照耀着。……鐘一響動，紅的閃耀的火影，立刻從黑暗中飛奔出來，平原的靜寂，震顫着火車的微響，這微響立刻接近黑暗包着的淒寂的車站。……瀾漫的黑暗包圍着他們，黑暗中浸着酸溜溜的捲心白菜呀，小菜菔呀，一種尖銳刺鼻似的東西的氣味，月光從門縫像條絲帶似的射入窗蔭間，到貨車從車站出發的轟聲。……比亞爾卡河從一座並不比茅屋大的小山下面流出來，河水在它的小小的空隙處，像一羣預備要飛翔的蜜蜂似地喃喃着。……大爬虫似的列車一面噴着濃灰色的烟塊，一面消失在曠野的遙遠的

彼方，海一般的黃色的麥田裏了。它那衝破廣寂平野的嚴冷的沉默的騷音，在這幾分鐘間，也同火車的烟霧，一齊溶入空氣中。平原的中間，有座小小的車站，它那漠然的姿態，奇妙地惹人的哀感。……潑辣的火車的聲響一散，立刻消在晴朗的蒼穹之中。於是車站再爲壓迫一般的靜寂所包圍，平原又開始展開它死滅似的單調。平原燃燒着黃金的顏色，晴空顯着蔚藍的光輝，平原天空都無有際涯地伸展着。在這中間，突出的車站的肉挂色的築物，給與人們的印象，正像失了空想和感興的畫師，在他慘憺經營的憂鬱的繪圖當中的一點墨污偶然滴落。……太陽慢慢地從天上落到平原的盡頭，差不多觸着大地的時分，四邊立刻變成濃紫色。平原上也很快地流着紅光，這惹起人一種異樣的哀愁，教人不由得發生一種離開這空漠的平原而到什麼遠方去之感。一回兒太陽的一部觸了大地，懶洋洋地沉入地平綫的那邊，可是天空暫時之間，還留着殘照，它新鮮的色彩的音樂，靜靜

地戲着它，漸漸轉白。接着就是溫暖寂然的黃昏，星兒開始弄眼，髻髮吃驚地上的寂寥，在空中顫慄着。……曠野瘦弱無力地爬入黃昏之中，它順便把它包覆起來，夜色寂然無聲地從田邊向車站追來，於是黑暗沈鬱的夜到來了。……車站點起燈火，其中信號標的青燈，高高地照得格外輝煌，它的周圍包着黑暗和沉默。……時而報告火車抵站的鐘聲敲響，它那淒涼的聲音，響徹平原，而又立刻消失在在那裏。

(187) 你這迅急的●黑●色●火●車●呵●，當●你●經●過●山●阜●時●你●是●如●何●的●美●呵●！對●於●不●動●的●心●，對●於●籬●圍●，對●於●坡●陀●，對●於●守●柵●人●園●裏●的●葵●花●你●是●如●何●的●美●。……

(188) 火車頭氣笛響了——火車的全身震了一下——車便移動起來了。他和她都拿出他們的手巾來，彼此向着揮舞，儘他們能夠看見一點的時候。

(189) 在高架火車的時候，她的頰臉因熱氣和昏亂漲紅了，這是難怪的，高架火車比一個牛車還要壞些。裏頭人衆擠得差不多要到眩暈的程度了。

(190) 火車在晨光初露的時候雷鳴而去，經過很多地方的人家的屋前。有的窗子是已經亮了的。峽灣的冰冷的灰色，恰可瞧見在軌道的較低下的一旁，其中有島嶼散布着。……他獨自在前房裏，吸烟，向窗外望。田莊和森林掃蕩而過——游泳而過——灰棕色的田野，有雪帶在犁溝裏——黑色的林木……火車聲音之美像一種牽延得很快的在大空裏的芳香，月下香同紅風信子的芳香。……我在園子裏寫東西，坐在蔭影中的長凳上，我的本子擱在膝頭。

(191) 轟的一聲汽笛，纔驚醒來。仔細一看，火車正在穿過山城的交界間的隧道。出了隧道火車即刻直走着人家後面的平道。隔分了對面突兀的羣山，有高高的水音流着。過了一站，鐵道沿着溪流的南岸，架在險阻的棧道上。作着奇形，

被岩石所阻塞的急湍深潭，就在眼下向西流着。他靠在北側的車窗，無厭的看着這些溪山。有向橫倒的大岩石上，張着帆網逆行的內河船，這些內河船中，有張着蛇紋傘的男子立着。春雨從四面似細絲一般，橫濺下來。在春雨中，西方的天空照着明亮的太陽白白的閃着光。

(192)到了車站，列車還未備好。但是污穢的，被煤灰燻黑了的三等待車室裏面，已經擠滿了旅客。——冷風將鐵路工人趕進室內，馬夫和穿着單薄衣服的破落戶們也都躲在和暖的待車室裏。五六个農夫，穿着熊皮外套的肥胖的商賈，帶了女兒和麻臉僕婦的牧師，五個兵士，和似乎非常忙碌的商人。人們吸着烟草，互相談話，或者喝着燒酒。車站賣店前面，有人高聲談話。烟草的雲霧，不斷的從頭上飛過，待車室的小門關閉的時候，玻璃發出震動的聲音。香烟和鹽魚的臭味，不斷的在空中盪動。

(193) 在那被烟煤染黑了的大地上面，高高地聳着烟囪，展開了一處暗紅的蛛網一般的工場。工人們的小屋，附着的工場附近，灰色扁平的小屋，密密地排列在沼地的一端。那些矮小陰暗的窗，癡癡的互相望着。和工場同樣顏色的教堂，聳在工場上面，它的鐘樓，好像是在烟囪下面。

(194) 碼頭旁泊着無數大大小小，各式各樣，一切國別的船隻。有的船裏，水手在歡唱作工，有的船裏，許多人攀昇在桅檣上。懸垂着的繩束，細得像蛛網一樣。柏油與海水的氣味，好像是很新鮮似的。

(195) 似乎倦了一般的搖了搖頭，馬兒在那深厚的被太陽晒暖了的砂土上面，

一步步地走去。砂泥輕輕地發出了聲音，已經沒有油的破壞的車輪，發出了難聽的聲響。一切聲音，都和塵埃一起的剩在馬車後面。

鄉
村

★

★

★

(196) 有一隻新近退隱的鳥兒，單調的鳴囀在叢密的樹枝裏。從田野吹來的和暖的風，含有一種濕土的氣息，和那吐葉的柳樹的芬香。在路旁在那覆滿了野草的泥溝的近旁，香氣愈加強烈了，我橫過去，吸着它的天鵝絨一般的，黃色而覆滿塵土的茱萸花的甜密的香氣。

(197) 那裏的地面高低起伏，約有一哩來長，稀疏地生着幾株松樹，和一大羣歪曲的樹木，這些樹的枝幹好似橡樹。淺綠色的葉子却又像柳樹。在曠地的另一邊，聳立着一座小山，兩個奇妙嵯峨的山峯，在陽光中煌煌的閃耀着。

(198) 平原是一望無垠而且單調的；土地呈着赭色。在屋子旁邊，你可以看到幾株老榆樹；鳥兒並不在啁啾作聲。在整個平原上一隻鳥兒也沒有。幾隻灰色的鴿子，在那永遠晴朗的天上慢慢地，慢慢地飛轉着；它們時常落落到田畦上；在黃昏時分，它們同到籠裏去。……平原上，開着整齊的，很長的，平行的水溝。雀子在青色的天上輕飛着；別的一對一對的牛在遠處慢慢地慢慢地走着。

(199) 車子降到平原上，在播了喂馬的糖杏的田地間和葉園間前進着；巨大的果樹上掛滿了圓而黃的木瓜，金色的小蘋果，甜而多汁的梨。

(200) 田野一定完全是綠的；太陽一定正在那些穿過田地的溝水裏反映着，是不是？這正是田野使我喜歡的節季。

(201) 在小路上走着，小路是一直通到那間粉刷着美麗的黄色的新茅屋，在籬

筐旁邊的樹木的殘枝間。

(202) 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一塊兒，黃昏一同出去，上河旁草場去收拾芻草；那時太陽將西沉了，烏鴉在河流對岸的濕田裏叫着，從鄉村裏傳來朦朧的聲音波盪在空氣裏。她立在貨車上面，他呢，襯衫的領不扣好的，頭上覆着乾燥的，太陽曬焦的頭髮，在他剃完鬚鬣的上唇上凝結着細小的汗滴，他用一把禾叉舉起濕而芬香的芻草來，擲入立在貨車上的她的手中，於是他領着一匹馬到水裏去了，她則躺在貨車裏的芻草上，咀嚼着一片草葉，而且知道在晚膳後，她倆雖倦於工作了，但她倆將幸福而活潑地，裸着足兒走過了天井，上馬廐去睡在新鮮的芻草裏的。暴風雨會從一朵突然而來的夏雲裏爆發出來，電光會閃耀着穿過門縫來，在新鮮的空氣裏可以聞到芻草和她的 Sarafan 的粗絨布的強烈的氣味。

第六輯 人物描寫文範

男 性
描 寫

★

★

★

(203)他是個高長而肩胛下垂的男子。他常常要心不在焉地凝視着人家的臉直至他們不好過起來了為止。他的眼睛陷落在那深深的憂鬱的洞窟裏。他的臉瘦削和蒼白得像舊派的一個悲劇演員。

(204)他穿着一件零亂的，破爛的短衣；他的褲子，沒有樣子，繫得很壞，彷彿時時都有滑下來的趨勢，襪子是襤褸而且蓋滿了泥；他的鞋是久未塗油的，它們是多塵而且有孔；在我們的朋友頸上，半遮着一件烏黑而扭縲的襯衫，是束着一條從前曾經是白色的絲的手帕。

(205) 他是一個青年，頗伶俐的，血統也比較一般畫家們好些。他長着美麗的眼睛，溫柔的手兒，一副幾乎出類拔萃的態度，和一種康健而強壯的神氣。

(206) 他脫了他的大邊帽，一會以後，他在門旁坐下。他的眼睛，陰沉而下陷，下面有灰色的圈子，兩眼微微避向一邊。他似乎寧願把他整個臉部都轉過一半去的。臉色蒼白，有一把長而無光的鬚。

(207) 他是個身材小而堅強的人，右腿微跛，但還敏捷而活潑。他沒有戴帽，他的頭髮稀少而微作白色。在他額下是一對小的眼睛。

(208) 他的姿態全般，祇能使人意識自己的無力，而像陰鬱的憤怒一般的引起一種無用的同情。他坐在桶上，好像恐怕折斷腳骨一樣的仔細地縮攏了兩腳。揩了額上的冷汗。他的頭髮乾枯，好像死人的毛髮一樣。

(209) 他的臉上，遮着一層薄汗，勉強地舉起手來，在他額上擦了一下。滑稽。

地浮腫了的兩頰，使他寬闊而良善的容貌奇怪起來。一切輪廓，都在死的假面下面消去，凹在水腫裏面的眼睛，還是帶着謙讓的微笑。

(210) 他是一個矮胖的，有着駱駝般陰沉黑色的口鼻和鼻孔的男子。未嘗梳過的黑髮垂下他的額前來，蓋在他那好像獬豸的，太光輝，太病的小眼睛上。他的一隻手是扭歪着的。他絕對不笑，絕對不說一句令人愉快的話；他始終在搔抓他的身體，未嘗掃淨他的鼻子。

(211) 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有開闊的胸部，和強壯的肩膀。他有一張平靜的臉，短的髭鬚，又濃又直的頭髮，繁密地垂在他的額上，又掛到他的頸邊。一粒鑲在黃銅裏的紅玻璃鈕飾，顯出在他的麻布襯衫上。

(212) 他是瘦弱的，穿着紳士的服飾，包含一套輕飄的衣裳，和線絨賽馬小帽。他鼻子上有眼鏡，嘴裏有雪茄，他把他的馬鞭子帶在他的手臂下面。兩隻手在

馬的頸項和他自己的髭鬚之間，握住了韁繩。同時他又上上下下劇烈地震動着。他用他的彎曲的腿，緊緊地夾住了馬鞍。因此，他的褲子是捲起的，露出了他的腿肚。

(213) 他穿着一件很長的，一直拖到脚跟的外套。在他圓形的已經走了樣的帽子下面，帶黃的軟髮，一條條地掛着。亞蘇色的顎鬚，生在瘦骨稜稜的黃臉上面。半開着嘴巴。眼窩深深地凹進，可是，在這暗穴裏面發出了熱病患者一般的光輝。

(214) 左邊開了一扇很高的門，裏面蹣跚地走出一個戴着眼鏡的矮小的老人。在他小小的灰色臉上，花白的頰鬚正在顫動。沒有口鬚的上唇，好像凹在嘴巴裏面。尖銳的頰骨，架在很高的額上，所以完全看不出他的頭頸。一個血色很好的

，臉色好像陶器一般的青年，扶住他的手臂。在他後面慢慢的跟着三個穿着鑲金制服的文官。

(215) 窗子外面可以看見鋪着踏平了的枯草的廣場，和那屋頂垂下了的灰色的家屋。家屋的踏步上面，一個禿了頭的長鬍鬚的農民，穿着一件襯衫，坐在那兒吸煙。草上，養着一口豬子。——豬子不服般的搖着耳朵，用它鼻子在那地上扛着。

(216) 那更夫是一位馴良的，麻臉而獨眼的老人；他的一隻眼被葬式的馬蹴壞了。

(217) 那個駛馬車的車夫出現了。他是一個魁梧年青的金髮碧眼白膚的德國種的美國人，披着一件大外套，那外套用一個安全扣針扣緊在頸上。他把毛帽子脫下，沉重的積雪從帽頂落在地板上了。他用困惑不安的眼睛瞧着自己的周圍的情

景。他因吹着冷風好像未熟的牛排般地紅着的寬闊的臉孔，好像小孩就要哭出來似的臉，奇異地扭歪着。

(218)門戶突然衝開了。我們看到一羣不認識的人衆在門口，不覺吃了一驚。在瓦斯燈光之下，看見他們那種蒼白的臉孔和睜着的眼睛，好像是一羣發狂的人似的。他們的外套和帽子全都被雪罩着。一個生着黑色的唇上髭的高高而剛強的男子在激烈地啜泣着。其餘的人們好像幽靈般的僵硬地站在那兒。

女
描
寫
性

★

★

★

(219)她穿着一件紫色的絲上衣，綴着幾碼的繡帷和花頭。鑽石從耳朵上發出光輝來；鑽石戒指在每隻指頭上閃爍着。她的樣子簡直像一個下流的，虛飾的娼妓，但這就正是一個有錢人太太的典型。

(220)瘦長的她，用她整齊的步調，非常輕快地走着；她的動作言語，雖則非常柔弱，可是她的大胆的聲調，和那率直的容姿，包含着情神的康健。在她眼裏，一切都是年輕，一切都是愉快。

(221)她有一種躊躇又脆弱的可愛的迷力，一種熱情的天真的迷力。她有那麼一種快樂的慾望，使她成了安琪兒似的。而且她是那麼耐不住地要開花，她的純潔的體型的周圍的空氣，都孕滿了幸福。她的眼睛清明的，她的頭髮是清明的，她的皮膚是清明的，她是一條光線呀！

(222)光線移上來，照上了她的身體。兩隻驕傲的乳房彷彿是黃金雕鑄的一般，光線繞到了她的肩膀，而且，使她的面部顯出了古畫像的橘黃色，使她的褐色的眼睛顯出了火燄的色調，使她的栗色的頭髮顯出了黃黑色的透明。

(223)她比較她的姊妹美麗的多。她是秀麗的，苗條的，頗高大的；她有一雙

流利的藍眼睛，但彷彿隱沒在一重金色的睫毛的帷幕後。她的動作非常文雅的，她有一副如像光線一般溜着的且微笑着的迷人的斜視。

(224) 她黏了一片新聞紙於燈的一邊，所有的光線都落在她小小的黃色的處女的臉上，和纖纖的褐色的雙手上。從兩個鋼的縫紉機上有稍微的光線反射，裏邊靠牆地方有白色的兩張床。

(225) 這是個女人。在她頭上，她戴着一個大的羊毛肩披，這肩披同時又蓋着她的胸部和背部。她的全身都是黑色，像是一個尼姑的一般。她的步態是不定的，她的臉面蒼白，多縐紋，消瘦得像一副骨骼的，大把的白髮却從她的肩披下面凸出來。

(226) 她這時候已經穿了鉄色的寬大的衣服，從肩到足，薄漾着一種溫暖的波紋。非常柔和，沒有衣服擦響，穿了這套衣服，好像比前更加苗條了些。眼睛似

乎更加清楚，動作似乎更加鎮靜起來。

(227) 她的言語，好像非常苦痛。全身緊張，眼睛望着別處。她的聲音，神經的地響着。掛着臉，咬着嘴唇。緊緊地捏着的手指，發出了咯咯的聲音。

(228) 她的臉上帶着陰鬱，頸部的筋肉差不多可以看見一般的緊張。抬起了頭，一刻兒却又突然的垂了下去。

(229) 驛站裏面，走進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她有黃色的捲髮，圓圓的臉龐，和可愛的眼睛。手裏捧着已經缺了口的盤子，盤子裏面放着食具，咬着嘴唇，對母親殷勤的行了一個禮。

(230) 她的聲音很低，動作非常鎮靜。臉色蒼白，濃的眉毛差不多生在鼻梁上面。她的容貌，母親不很歡喜，——在她看來，好像非常傲慢。眼裏沒有光澤，沒有微笑。講話的時候，好像是在命令。

(231) 她的兩眼又小又黑；從它們裏面耀出一般神祕之火，熊熊的一閃，接着便忽然熄滅。她的嘴唇是豐滿而且紅潤，她的兩脚是纖小，細長而且彎曲，從高而窄的鞋底上轉下柔和的曲線；薄薄的絲襪，露出那淡紅的皮膚。那掛在額角的美麗如絲的黑髮——再加上這一筆，她的畫像就可以完成了——正和那琥珀色的皮膚襯得非常調和。

(232) 她的灰色眼睛，立刻發出了優婉的光輝。好像她的身體，想要飛到百靈轉着的天空。她不時的俯着身體摘取地上的野草。用她纖細的手指，輕輕地撫弄着搖顫着的花兒，有時候，不知不覺的唱出了幽揚悅耳的歌詞。

(233) 她真絕色，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裸體，有這樣美的體型，和這樣美麗的又活潑又朦朧的顏色。我打算用一句話來表明那流漾在她肌肉裏面的混合的色調——楊柳的藍色影子，小小的紫羅蘭的影子流動在肌肉裏，闊大的紀念碑似的

金色的陽光落在她的肩頭上。但彷彿又跳了起來，像從朱紅色的水面一般，跳在手臂和膝踝上了，於是又閃閃灼灼的爬上肚子，然後被一個昏暗的新月吞蝕了玫瑰色的象牙般的皮膚給這些映得活潑潑的；在這一條光的路線下，她的乳峯顯得更活潑且更自由；雖然跟身體的每一個動作而改變乳峯的模樣，但它們永遠的純真的呀。它們像兩朵裹着淺紫色的又琥珀色的心兒的大花朵，像兩隻斑斑地染着殺人的血的平板的船說：

(234) 她翻開樂譜，用左手輕輕的按着鍵盤。鋼絃發出了潤澤而洪亮的聲音，本音之外，好像嘆息一般添加了一種豐滿而顫動的聲響。奇妙地透澈的絃聲，發出了清浙的聲響，在她右手下面發出一羣的綜雜的聲音，用那陰暗的低音常做背景，好像吃驚的鳥羣的一般的向着空中飛去。可是，那種聲音，好像疲於風浪中的海波一般，調子很好的鳴動，於是在陰暗的音波，用它絕望的音色來和這種歌聲應

和。轟然作響的大浪。在它裏面看進了融解在不安的歌曲中間的疑慮和哀愁。有時候，那種歌曲好像哭一般的緊張起來，過了一回，重新低下，而盤旋在不安的低音上面。有時候，漸漸的衰沉下去，好像就要消失，可是一會子却又用它韻律的響聲生長起來，帶着潤濕的音色，溶進偉大的調子裏面。它們相互的呼吸，沒有倦怠，沒有應答，也是沒有禮儀。

(235) 她躺在丘頂的邊上，頭向前，像煞一個水壩口，她的手肘節曲成了一個銳角，她的神氣真像聖母院上的一隻野獸，她的膨脹的胸脯堅實地向前突着，好像一塊巖石。她很驕傲自己的卓越。

(236) 我們看見了一個俏麗的少女，手臂半露着，頰兒是薔薇色的，她是正唱着歌，或許是在揩着玻璃窗。立刻，我們便感到了那種在清晨，陽光，古城的沉靜，天空的青色和這少女的本能的快樂間的和諧，而這幸福的一刻的記憶是永遠

不會在我們的心靈上泯滅的。

(237) 醫生是一個襤褸的憂鬱的青年未婚者。沒有一個女人教他怎樣穿衣服。所以他的襯衣始終是骯髒的。他的帽子是一頂小小的滑稽的氈帽，他的黑衣的起皺的衣服掛在他的骨骼上就好像是一個小丑的衣服。

(238) 她坐在一口粗樸的箱廚上。她的裸足不自覺的踏在雕花上，她的雙足現出天然的纖麗，美好的弧形，和堅實。螺鈿般的光彩，它們閃耀着如有大理石的足兒了，而且，在帳帷沒有遮到的地方，我還可以不到閃着點點的光彩的同樣細微的皮膚。

(239) 她已經與年俱肥了一點。她的身上是大的，她的頭髮是栗色的，她有一個鷹鼻，年月在她的臉上鋪上了一層柔而薄的絨毛。

(240) 陽光穿過每一個裂縫和開口處射進莊宅的舞廳裏來；一條條的白光躺在地板上，那兒印着舞者的齒形的腳腫，又在牆上，光絲從放在鍍金的簷板和油漆的傢具上的鏡子裏反射着。燭和燈的光和他們比較起來，便顯得暗黃而又渾濁。小姐們都臉色灰白了，眼睛有藍色的圈子，粉從散亂的頭髮上落下來；衣衫都縮皺了，好多處還有了洞。填料在各人們的編帶和皮帶的假金下面露了出來；華麗的絲絨變成了價廉的棉絨，海狸皮變成了兔子皮，而銀甲變成了錫甲，音樂師們的手垂倒了，舞者們的腿僵直了，狂醉已經冷了下去，而變做了昏沉；嘴唇熱病似地喘着。現在只有三對在走到舞廳的中央去，於是兩對，於是沒有。男人們覺得缺少靠椅；女人們把她們的呵欠隱藏在扇子後面。後來音樂停了，因為沒有人說什麼話，一種死寂的沉默遍佈在屋子裏。燭光開始跳動着，於是熄了，燈冒着烟。

(241) 她是一位細小白髮的婦人，體重不過九十磅，而因為勞動枯瘦得簡直像一條鱈魚乾。她的眼睛因失眠發炎。她像奴隸般地從早起做到夜半；在家裏燒菜，打掃；過後便到雨傘店去工作。四十歲的她，已經皺得像七十歲的一個老太太了。她始終疲勞着，但有一種優美，和藹，不訴苦的精神；她崇拜她的家庭，尊敬她的頑固的丈夫。

(242) 她是一個駝背的老嫗，披着領巾和帷裙，有一雙風濕病的紅眼睛和一個突出着的肚子。她那鬆弛的嘴沒有一只牙齒，深深地陷落着，因之她的鼻子和下巴幾乎要相接了。她的服裝像猶太人教會的老乞食一樣。

(243) 太太是一位肥胖的婦人，她靠在一隻沙發上。她滿身光閃閃得像冰淇淋的小鋪子。她那沉重的兩腿安放在一個紅色的墊子上面。她那閃爍着鑽石梳子的黃白的頭依靠在一個綠色的墊枕上。

(244) 她的動作，却是非常有力和靈敏。那雙大的灰色眼睛，帶着微笑，額角左右，已經有了一些細淺的皺紋。小小的耳殼上面，白髮已經發出了銀的光輝。

(245) 她有一種鄉曲的醜陋。她的面龐有點歪斜，瘦削，晦黯，陰狡，使人想到在立冬時親近伏牛花同杜松的鳥雀。

(246) 她是個大塊頭的，肥胖的，好挑戰的女子。她掛着一個大鑽石戒指而曉得怎樣掙錢。她喜歡一罈一罈地喝啤酒。她常要一面吹着啤酒的泡沫，一面誇言她自己所有的娼寮，和她當妓女的少年時代的勇敢。她吹她有一次在一天之內接了六十個客人。……她藐視那些憂愁，空想的疑慮，老記掛着父母親的弱小的女子們。

(247) 侍女造成了我們的生涯的最可貴的幻像之一。誰不記得那個在我們小的

時候和我們一塊玩的生着碧眼的，靈活而輕盈的俏麗的少女呢？當她的剪影在我們的心頭浮現出來的時候，我們可不是看見一個花園，一座鄉村的樹林，以及那些蒙着灰塵的小樹，以及掛在被冬天的烈風所吹斜了的木柱上的燈嗎？我們可不是看見了我們的臥室，我們的床，我們的洗臉處，我們的藏着一本繪畫的練習簿和從捲角 撕破的報紙或書籍上剪下來的圖畫的小課桌嗎？我們可不是還聽見那把生着金色的鬚髮的頭向後仰着，從紅色的嘴唇間發出來的快樂的狂笑聲嗎？而我們可不是在多年之後，還重復感到那一隻把我們幼年的手，和那溫細的皮膚的覺感嗎？

郁達夫的自然描寫（斷片）

（1）天上同棉花似的浮雲，一塊一塊的消散開來，有幾處竟現出青蒼的笑靨來了。灰黃無力的陽光，也有幾處看得出來。雖有靠微的海風，一陣陣夾了灰土煤烟，吹到這灰色的車站中間，但是伏天的暑熱，已悄悄的在人的腋下腰間送信來了。

（2）一天星光燦爛的秋天的晚上，大約時間總在十二點鐘以後了，靜寂的黃浦灘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的灰白的光綫，散射在蒼茫的夜色裏，烘出了幾處電桿和建築物的黑影來。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車停在那裏，但是車夫好像已經睡着了，所以並沒有什麼動靜。黃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時有一聲船板和貨物相擊的聲音傳來，和遠遠不知道何處來的汽車車輪聲合在一處，更加形容得這初秋深

夜的黃浦灘上的寂寞，在這沉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灘上忽然閃出了幾個纖長的黑影來，他們好像是自家恐懼自家的腳聲的樣子，走路走得很慢。他們的話聲亦不很高，但是在這沉寂的空氣中，他們的足音和話聲已經覺得很響了。

(3) 北京的氣候，一年中以這一個時期為最好。天氣不寒不熱，大風期還沒有到來。淨碧的長空，返映着遠山的濃翠，好像是大海波平時的景象。況且這一天午後，剛當前夜小雨之餘，路上微塵不起，兩旁的樹葉，還未落盡的洋槐榆樹的枝頭，蒼翠欲滴，大有首夏清和的意思。出了西便門，野田裏的黍稷都已收割起來了，農夫在那裏耕耨播種的地方也有，但是大半的地上都還清清楚楚的空在那裏。

(4) 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紺碧的天空，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鳥的影子，也有些秋意。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也無風的自在凋

落。

(5) 秋也深了。長江南岸的城裏，已吹到了涼冷的北風，衙門西面園裏的楊柳梧桐榆樹等雜樹，都帶起鵝黃的淡色來。園角上荒草叢中，在秋月皎潔的晚上，唵唵唧唧的候虫的鳴聲，也覺得漸漸的幽下去了。

(6) 是日斜的午後，殘冬的日影，大約不久也將收斂光輝了。城外一帶的空氣，彷彿要凝結攏來的樣子。視野中散在那裏的灰色的城牆，冰凍的河道，沙土空地荒田，和幾叢枯曲的疏樹，都披了淡薄的斜陽，在那裏伴人的孤獨。

(7) 以季節而論，這時候晚秋早已過去，閏年的十月，若在北方，早該是冰凍，寒天，朔風狂雪在橫施暴力時候。而這江南一廓，依舊是秋光燈媚，日暖風和，就是道旁的兩排阿葛西亞，樹葉也還沒有脫盡。四面空地裏的雜草，也不過顏色有點枯黃，別致的人家的籬落，還有幾處青色，在那裏迎送斜陽哩！

(8)十月中旬的和煦的陽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城街上。他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熟溪，儘沿着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向着東兩前進。道旁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在秋風裏微顫。樹梢上有幾點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他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在晴空裏飛舞。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為稻已割盡，祇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他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下了。靜靜地聽了一忽鴉噪聲音，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開在晴朗的天空中間。「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這樣的念了一句，他忽然動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又回到

官道上來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光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他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

(9)晚上又睡不着，早晨五點鐘就醒了。起來開窗遠望，寒氣逼人，半邊殘月，冷光四射。照得地上的濃霜，更加涼冷。衝寒出去，街上行人絕少，一排街燈，光也不大亮了。

(10)穿過了公園，走到稻田中間的細路上的時候，他看看太陽已經起來了。稻上的露滴，還同明珠似的掛在那裏。前面有一叢樹林，樹林陰裏，疏疏落落的看得見幾椽農舍。有三條烟窗筒子，突出在農舍的上面，隱隱約約的浮在清晨的空氣。一縷兩縷的青烟，同香爐似的在那裏浮動，他知道農家已在那裏炊早飯了。

○
(11)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廬。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12)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
(13)高塔返映着眩目的秋陽，突出了黃牆黑瓦的幾排寺屋，倒影在淺淡的長江水裏。無窮的碧落，因這高塔的一觸更加顯出了牠面積的浩蕩，悠閑自在，似乎含笑視地上人世的經營，在那裏投散牠的無微不至的恩賜。

(14)今天的落日，是在七十二沽的蘆草上看的。幾堆泥屋，一灘野草，野草裏的鷄犬，泥屋前的穿紅布的女孩，便是今日的落照裏的風景。

(15)舟返湖濱，已經是西天落日，紅霞返射在嶺頭。遠望湖上遙山，和湖水湖烟，接成一片。城市爲晚烟所蔽，東南一帶，只見幾處高樓，浮簷在烟上。

(16) 太陽剛才下山，西天還有半天金赤的餘霞留在那裏。天蓋的四週，也染了這餘霞的返照，映出一種紫紅的顏色來。天心裏有大半規月亮白洋洋地掛着，還沒有放光田塍路的角裏，和枯荷枝的腳上，都有些薄暮的影子看得出來了。

(17) 一帶連山，本來有近遠深淺的痕跡可以看得出來的，現在當這落照的中間，都只成了淡紫。市上的炊烟，也濛濛的起了我想起故鄉城市的日暮的景色來。

(18) 「陶然亭」的黑影，已經越過了東邊的道路，遮滿了一大塊道路東面的蘆花水地。往北走去，只見前後左右，儘是茫茫一片的白色蘆花。西北「抱冰堂」一角，擴張着陰影，西側面的高處，滿掛了夕陽最後的餘光，在那裏催促農民的息作。穿過了「香塚」「鸚鵡塚」的土堆的東面，在一條淺水和墓地的中間，我遠遠認出了某君的側面朝着斜陽的影子。從蘆花鋪滿的野路上將走近某君背後

的時候，我忽而氣也吐不出來，向西而瞪目呆住了。這樣偉大的，這樣迷人的落日的遠景，我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太陽離山，大約不滿盈尺的光景，點點的遙山，淡得比春初的嫩草，還要虛無縹渺。監獄裏的一架高亭，突出在許多有諧調的樹林的枝幹高頭。蘆根的淺水，滿浮着蘆花的絨穗，也不像積絨，也不像銀河。蘆萍開處忽映出一道細狹而金赤的陽光，高衝牛斗。同是在這返光裏飛墮的幾簇蘆絨，半邊是紅，半邊是白。

(19)夜深了。屋外的蛙聲，蚯蚓聲，及其他的雜蟲的鳴聲，也可以說是如雨，也可以說是如雷。幾日來的日光驟雨，把庭前的樹葉，催成作青葱的廣幕，從這幕的破處，透過來一盞兩盞的遠處大道上的燈光，煞是淒涼，煞是悲寂。

(20)他在海邊上走了一回，看看遠岸的漁燈，同鬼火似的在那裏招引他。細浪中間，映着了銀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裏關閉的樣子。不知是什

麼道理，他忽想跳入海裏死了。

(21)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看看四面並沒有人影，萬戶千門，都寂寂的閉在那裏，祇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街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綫，在那裏放燐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鐵闌干，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纔知道清淨的電車線路上，電柱上，電綫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都灑滿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了風浪後的船夫。一個人在北極的雪世界裏漂泊的樣子。

(22)在一天清和首夏的晚上，那『錢塘江』上的小縣城，同歐洲中世紀諸侯的城堡一樣，帶着了銀灰的白色，躺在流霜似的月華影裏。湧了半弓明月，浮着萬疊銀波，不聲不響，在濃淡相間的兩岸山中，往來流去的，是『東漢逸民』垂

釣的地方。披了一層薄霧，半含半吐，好像華清池裏試浴的宮人，在烟月中間浮動的，是『宋季遺民』痛哭的臺榭。被這些前朝的遺跡包圍住的這小縣城裏的人家都已沉在酣睡的中間，只有一條幽暗的古城，默默的站在那裏。

(23)覺得這北方故鄉裏的殘夜的月明，也帶着些亡國的哀調。因為這幽暗的天空裏，懸着的那下弦的半月光綫，好像空中凍住了。

(24)夜陰一刻一刻的深了起來，月亮也漸漸的放起光來了。天空裏從銀紅到紫藍，從紫藍到淡的青，變了好幾次顏色。

(25)月亮已經下山了，江邊上的夜氣，忽而變成了灰色。天上的星宿，一顆顆放起光來，反映在江心裏。

(26)風愈刮愈大了，一陣陣的沙石，儘往車上撲來。斜陽的光綫，也為這些塵沙所障，帶着慘澹的黃色。

(27)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濃藍的天色，受了陽光的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的長江，映着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中一個最大的「采石山」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是似醉似癡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烟景。

(28) 「大觀亭」的前面，是汪洋的江水。江中靠右的地方，有幾個沙渚浮在那裏。陽光射在江水的微波上，映出幾條反射的光綫來。洲渚上的葦草，也有白了頭的，也有作青黃色的，遠遠望去，同一片平沙一樣。後面有一方湖水，映着了青天，靜靜的躺在太陽的光裏。沿着湖水，有幾處小山，有幾處黃牆的寺院。

(29) 太陽剛斜到三十度的光景，揚子江的水面，顏色絳黃，絕似一線著色的玻璃。有許多同玩具似的帆船汽船，在這平穩的玻璃上游駛。過江隔岸，是許多同髮也似的叢林，樹林裏也有一點一點的白色紅色的房屋露着。在這些枯林房屋

的背後，更有幾處淡淡的秋山，縱橫錯落，彷彿是被毛筆畫在那裏的樣子。包圍在這些山影房屋樹林的周圍的，是銀藍的天蓋，澄清的空氣，和飽滿的陽光。抬起頭來也看得見一縷兩縷的浮雲，但晴天浩大，這幾縷微雲對這一幅秋景，終不能加上些兒陰影。從塔上看下來的這一天午後的清景，實在是太美滿了。

(30) 船慢慢的進了珠江，兩岸的水鄉人家的春聯，和門楣上的橫額，都看得清清楚楚。前面老遠，在空濛的烟雨裏，有兩座小小的寶塔看見了。

(31) 已經是薄暮的時候了。天空的周圍承接着落日的餘輝，四邊有一圈銀紅的彩帶，向天心一步步變成了明藍的顏色。八分滿的明月，悠悠淡淡地挂在東半邊的空中。幾刻鐘過去了，本來是淡白的月亮放起光來。月光下流着一條曲折的大江，江的兩岸有鬱茂的樹林，空曠的沙渚。夾在樹林沙渚中間，各自離開一里二里，更有幾處疏疏密密的村落。村落的外邊環抱着一羣層疊的青山。當江流曲

處，山岡亦折作弓形，白水的弓弦和青山的弓背中間，聚居了幾百家人家。

(32) 月亮將要下山去了。江邊上除了幾聲懶懶的犬吠聲外，沒有半點生物的動靜。隔江岸上，有幾家人家，和幾處樹林，靜靜的躺在同霜華似的月光裏。樹林外更有一抹青山，是如夢如烟的浮在那裏。此時城的南門江邊上人家已經睡盡了。江邊一帶的房屋，都披了殘月，倒影在流動的江波裏。雖是首夏的晚上，但到了這深夜，江上也微有寒意。

(33) 畢竟是高一點兒的地方多風，在這樣陽和的日光晒着的午後高亭上也覺得有點冷氣逼人。黃浦江的水色，金黃的映着太陽，四邊的蘆草灘灣曲的地方，只有靜寂的空氣浮在那裏促人的午睡。西北面老遠的空地裏，也看得見一個人影，可是地廣人稀，仍復是一點兒影響也沒有。黃浦江裏，遠遠的更有幾隻輪船停着，但這些似乎是在修理中的破船，烟囪裏即沒有烟，船身上也沒有人在來往，

彷彿是這無生的大物也在寒冬的太陽光裏躺着，在那裏假寐的樣子。

(34)在這灰暗的空氣裏，還有一片一片的雪片在飛舞着。舉起頭來一看，眼前卻是黑黝黝的一片湖水。再舉起眼來向遠處看時，模糊的雪片層裏，透射着幾張燈火。同時湖水面上返射着的模糊的燈光和灰頹頹冷沉沉的山影，也射到了他的眼簾上來。

(35)我注目一看，果真在河中看出了一條隱約的長堤來。這時候，在東面窗下坐着的旅客，都紛紛站起來向窗外望去。我把頭朝轉來一望也看見了一個汪洋的湖面，起了無數的清波，在那裏洶湧。天上黑雲遮滿了，所以湖面也似用淡墨塗成的樣子。湖的東岸，也有一排矮樹，同凸出的彫刻似的，似陰沉灰黑的天空作了背景，在那裏作苦悶之狀。我不曉得是什麼理由，硬想把這一排沿湖的列樹，斷定是白楊之林。

(36) 海上的景物也變了。近處的小島一個一個的少了下去，空曠的海面上，映着了夕照，遠遠裏浮出了幾處同眉黛似的青山。

(37) 晚秋的太陽，祇留下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霧空濛的西方海角。本來的黃色的海面，被這夕照一烘更加濃豔得可憐了。從船尾望去，遠遠只見一排陸地的平岸，參差隱約的在那裏對我點頭。這一條陸地岸線之上，排引着許多一二寸長的桅檣細影，絕似畫中的遠草，依依有惜別的餘情。海上起了微波，一層一層的細浪，受了殘陽的返照一時光輝起來。颯颯的涼意逼入人的心脾。清淡的天空，好像是離人的淚眼，周圍邊上，只帶着一道紅圈。是薄寒淺冷的時候，是泣別傷離的日暮，「揚子江頭」，數聲風笛，我又上了天涯飄泊的輪船。

(38) 城門外，有一道護城河。河道雖比不上「朝陽門」外的運河那麼寬，但春雨霽，綠水粼粼，也儘夠浮着錦帆，乘風南下。兩岸的垂楊古道，倒影入河水

中間，也大有『板渚隋堤』的風味。河邊隙地，長成一片綠蕪，晚來時候，老有閒人在那裏調鷹放馬。太陽將落未落之際，站在這城河中間的渡船上，往北望去，看得出『西直門』的城樓，似烟似霧，溶化成金碧的顏色，飄颻在兩岸垂楊夾着的河水高頭。春秋佳日，向晚的時候，你若一個人上城河邊上來走走，好像是在後期印象派的風景畫裏，幾乎能使你忘記是身在紅塵十丈的『北京』城外。『西山』數不盡的諸峯，又如笑如眠，帶着紫蒼的暮色，靜躺在綠蔭起伏的春野西邊，你若叫它一聲，好像是這些遠山，都能慢慢的走上你的身邊來的樣子。『西直門』外又有幾處養鵝鴨的莊園，所以每天午後，城河裏老有一對一對的白鵝在那裏游泳。夕陽最後的殘照，從楊柳陰中透出一兩條光綫來，射在這些浮動的白鵝背上時，愈能顯得這幅風景的活潑鮮豔，別饒風致。

(39) 車過了『莘莊』，天完全變晴了。兩旁的綠樹枝頭，蟬聲猶如雨降。我側

耳聽聽，回想我少年時的景象不置。悠悠的碧落，只留着幾條雲影，在空中作霓裳的雅舞。一道陽光，徧洒在濃綠的樹葉，勻稱的稻秧，和柔軟的青草上面。被黃梅雨盛滿的小溪，奇形的野橋，水車的茅亭，高低的土堆，與紅牆的古廟，潔淨的農場，一幅一幅同電影似的儘在那裏更換。

(40) 東天角上，太陽剛才起程，銀紅的天色漸漸的向西薄了下去，成了一種淡青的顏色。遠近的泥田裏，還有許多荷花的枯幹，同魚柵似的立在那裏。遠遠的山坡上，有幾隻白色的山羊，同神話裏的風景似的在那裏吃枯草。

(41) 看看東邊，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個初出的太陽遮在那裏。南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着長溝。遠近祇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岡和幾排鵝黃疏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裏。他抬起頭來遠遠見了幾家如裝在盆景假山上似的草舍。看看城牆上孤立在那裏的一排電桿和電綫，又看看遠處的地平綫和一

變蒼茫無際的碧落，覺得在這自然的懷抱裏，他的將來的成就定然是不小的。

(42)天已經晴了，太陽光照耀得眩人。前晚的滿天雲障，被北風收拾了去，青天底下，只浮着一片浩茫的雪地，和一道泥渣的黑路，我和她兩人坐在一輛馬車裏，出永定門後，道旁看得出來的，除幾處小村矮屋之外，盡是些荒涼的雪景。樹枝上有幾隻烏鴉，當我們的馬車過後，却無情無緒地呀呀的叫了幾聲。

(43)城外的幾家店舖，也還沒有起來，冰凍的大道上，我只遇見了幾乘獨輪的車。從城外的國道上折向南去，走不多遠，我就發見我自家已經置身在高低不平的黃沙田裏。田的前後，散佈着一堆堆的荒塚。墳地沙田的中間，有幾處也有數叢葉子脫落的樹幹，在那裏承受朝陽。地上的濃霜，一粒一粒反射着陽光，也沒有發放異樣的光彩。幾顆椿樹，葉子還沒有脫盡，時時在把它們的病葉，吐脫下來。在早晨的寂靜中，這幾張落葉的微音，聽起來好像是大地在嘆息。

(44) 天上的星光撩亂，月亮早已下山去了。微風吹動簾衣，幽幽的一響，也大可聳人毛髮。夜歸的瞎子，在這一個時候，還在街上，拉着胡琴，向東慢慢走去。

(45) 車過了松江，風景又添了一味和平的景色。變了背在田裏工作的農夫，草原上散放着的羊羣，平橋淺渚，野寺村場，都好像在那裏作會心的微笑。火車飛過一處鄉村的時候，一家泥牆草舍裏忽有幾聲鷄唱聲音，傳了出來。草舍的門口有一個赤膊的農夫，吸着烟，站在那裏對火車呆看。我看了這些純樸的村景，就不知不覺的叫了起來。

(46) 太陽就快下山去了。初秋的晴空，好像處女的眼睛，愈看愈覺得高遠而澄明。立在這一處摩天的公司的屋頂上，前後左右看得出來的同巴諾拉馬似的上海全市的烟景，溶解在金黃色的殘陽光裏。若向腳底下馬路上望去，可看見許多

- 同虫蟻似的人類，車馬，簇在十字路口蠕動。斷斷續續傳過來的一陣市塵的囂聲，和微微拂上面來的涼風，不曉得是什麼緣故，總覺得帶有使人落淚的一種哀意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1. 自然

自然中驕養慣了的稚兒，
失却了他們的朋友，
自入市中來，
只每日地容顏消瘦；
馬路邊尋覓着兩株地丁，
好像是遇着了親人。

自然中驕養慣了的稚兒，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忘却了他們的歌笑，
自入市中來，
只每日的哀哭無聊；
街樹上漏出了幾句蟬聲，
他們便佇足而傾聽。

2. 司春女神歌

司春的女神來了。
提着花籃來了。
散着花兒來了。

唱着歌兒來了。

「我們催着花兒開，

我們散着花兒來，

我們的花兒

只許農人簪戴。」

紅的桃花，白的李花，

黃的菜花，藍的豆花，

還有許多不知名的草花，

散在樹上，散在地上，

敢在農人們的田上。

沿路走，沿路唱：

「花兒也爲詩人開，

我們也爲詩人來，

如今的詩人

可惜還在吃奶。」

司春的女神去了。

提着花籃去了。

散完花兒去了。

唱着歌兒去了。

3. 太陽禮讚

青沈沈的大海；波濤汹涌着，潮向

東方。

光芒萬丈地，將要出現了喲！新生

的太陽！

天海中的雲島都已笑得來火一樣地

鮮明！

我恨不得，把我眼前的障礙一概剷

平！

出現了喲！出現了喲！耿晶晶地白

灼的圓光！

從我兩眸中有無限道的金絲向着太

陽飛放。

太陽喲！我背立在大海邊頭緊覷着

你。

太陽喲！你不把我照得個通明，我

不回去！

太陽喲，你請永遠照在我的面前，
不徒退轉！

太陽喲！我眼光背開了你時，四面
都是黑暗！

太陽喲！你請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
道鮮紅的血流！

太陽喲！你請把我全部的詩歌照成
些金色的浮漚！

太陽喲！我心海中的雲島也已笑得

來火一樣地鮮明了！

太陽喲！你請永遠傾聽着，傾聽着
我心海中的怒濤！

4. 日出

哦哦，環天都是火雲！

好像是赤的游龍，赤的獅子，赤的
鯨魚，赤的象，赤的犀。

你們可都是亞坡羅的前驅？

哦哦，摩托車前的明燈！

二十世紀的亞坡羅！

你也改乘了摩托車麼？

我想做個你的運轉手，你肯雇我麼

哦哦，光底雄勁！

瑪瑙一樣的晨鳥在我眼前飛紛。

明與暗刀切斷了一樣地分明！

明的是浮雲，暗的也是浮雲，

同是一樣的浮雲，爲甚麼有暗有明

我守看着那一切的暗雲……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被亞坡羅的雄光驅除盡！

我纔知四野的鷄聲別有一段の意味

深湛！

5. 湖舟中望日出

鉛的圓空，

藍靛的大洋，

四望都無有，

只有動亂，荒涼：

黑洶洶的煤煙

惡魔一樣！

一七一

雲彩染了金黃，

還有一個爪痕在天上。

那隻黑色的海鷗

可要飛向何往？

我的心兒，好像

醉了一般模樣。

我倚着船圍，

吐着胆漿……

哦！太陽！

白晶晶地一個圓瑤！

在那海邊天際

黑雲頭上低昂。

我好容易纔得盼見了你的容光！

你請替我唱着凱旋歌！

我今朝可算是戰勝了海洋！

6. 晨興

月光一樣的朝暉，

照透了這翁鬱的森林，

銀白色的沙中交橫着迷離疏影。

松林外海水清澄，

遠遠的海中島影昏昏，

好像是，還在戀着他昨宵的夢境。

携着個稚子徐行，

耳琴中交響着雉聲鳥聲，

我的心琴也微微的起了共鳴。

7. 晴 朝

池上幾株新柳，

柳下一座長亭，

亭中坐着我和兒，

池中映着日和雲。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雞聲，羣鳥聲，鸚鵡聲，

溶流着的水晶一樣！

粉蝶兒飛去飛來，

泥燕兒飛來飛往。

落葉蹣跚，

飛下池中水。

綠葉蹣跚，

灑弄空中銀輝。

一隻白鳥

來在池中飛舞。

哦，一灣的碎玉！

無限的青蒲！

8. 光海

無限的大自然，

簡直成了一個光海了！

到處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處都是新鮮的情調；

到處都是詩；

到處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陽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我同阿和，我的嫩笛，

同在笑中笑！

翡翠一樣的青松，

笑着在把我們手招。

銀箔一樣的沙原，

笑着待把我們擁抱。

我們來了。

你快擁抱！

我們要在你懷兒的當中，
洗個光之澡！

9. 砂上的脚印

太陽照在我右方，
把我全身的影兒
投在了左邊的海裏；
沙岸上留了我許多的脚印。

太陽照在我左方，
把我全身的影兒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投在了右邊的海裏；

沙岸上留了我許多的脚印。

太陽照在我後方，

把我全身的影兒

投在了前邊的海裏；

海潮，別要盪去了砂上的脚印！

太陽照在我前方，

太陽曬！可也會把我全身的影兒

投在了後邊的海裏？

！
哦，海潮兒早已盪去了砂上的脚印

10 夕 暮

一羣白色的綿羊，
團團睡在天上，
四圍蒼老的荒山，
好像瘦獅一樣。

昂頭望着天，
我替羊兒危險，
牧羊的人喲，

你爲甚麼不見？

11 晚 步

松林兒！你怎麼這樣地清新！
我同你住了半年，
也不會見這砂路兒這樣地平平！

兩乘拉貨的馬車兒從我面前經過，
倦了的兩個車夫有個在唱歌。
他們那空車裏載的是些甚麼？
海潮兒應聲着：平和！平和！

12 岸 上

其一

岸上的微風

早已這麼清和！

遠遠的海天之交，

只剩下晚紅一線。

海水淵青，

沈默着斷絕聲嘩。

青青的郊原中，

慢慢地移着步兒

只驚得草裏的蝦蟆四竄。

漁家處處，

吐放着朵朵有涼意的圓光。

一輪皓月兒

早在那天心孤照。

我吹着枝

小小的「哈牟尼笳」(Harmonica)

坐在這兒海岸邊的破船板上。

一種寥寂的幽音

好像要充滿這瑩潔的寰空。

我的身心

好像是——融化着在。

其二

天又昏黃了。

我獨自一人

坐在這海岸上的漁舟裏面，

我正對着那輪皓皓的月華，

深不可測的青空！

深不可測的天海呀！

海灣中喧騰着的濤聲

猛烈地在我背后推盪！

Posidon 呀

你要把這隻漁舟

替我推到那天海裏去？

其三

哦火

鉛灰色的漁家頂上，

昏昏的一團紅火！

鮮紅了……嫩紅了……

橙黃了……金黃了……

依然還是那輪皓皓的月華！

「無窮世界的海邊羣兒相遇。

無際的青天靜臨，

不靜的海水喧騰。

無窮世界的海邊羣兒相遇，呼着，

跳着。」

我又坐在這破船板上，

我的阿和

和着一些孩兒們

同在砂中遊戲。

我念着太戈兒底一首詩，

我也去和着他們遊戲。

噯！我怎能成就個純潔的孩兒？

13 露 月

(一)

淡淡地，幽光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

還滴着黃昏時分底新雨。

雲母面就了般的白楊行道

坦坦地在我面前導引，

引我向沈默的海邊徐行。

一陣陣的暗香和我親吻。

(二)

我身上覺着輕寒，

你偏那樣地雲衣重裹，

一七九

你團圓無缺的明月嘯，
請借件縞素的衣裳給我。

我眼中莫有睡眠，
你偏那樣地霧帷深鎖。
你淵默無聲的銀海嘯，
請把你幽渺的波音和我。

14 靜 夜

月光淡淡，
籠罩着村外的松林。
白雲團團，

漏出了幾點疏星。

天河何處？

遠遠的海露模糊。

怕會有鯨人在岸，

對月流珠？

15 天上的街市

遠遠的街燈明了，

好像閃着無數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現了，

好像點着無數的街燈。

我想那縹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麗的街市。
街市上陳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沒有的珍奇。
你看，那淺淺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寬廣。
我想那隔河的牛女，
定能夠牽着牛兒來往。

我想他們此刻，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定然在天街閒遊。

不信，請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們提着燈籠在走。

16 星空

美哉！美哉！

天體於我，

不曾有今宵歡快！

美哉！美哉！

我今生有此一宵，

人生誠可讚愛！

永恆無際的合抱喲！

一八一

惠愛無涯的目語喲！

太空中只有閃爍的星和我。

哦，你看喲！

你看那雙子正中，

五車正中，

W形的Cassiopeia

橫在天河裏。

天船積屍的 Persius

也橫在天河裏。

半鈎的新月

含着幾分淒涼的情趣。

綽約的Andromeda、

低低地垂在西方，

乘在那有翼之馬的

Pegasus背上。

北斗星低住地平，

斗柄，好像可以用手斟飲。

斟飲呀，斟飲呀，斟飲呀，

我要飲盡那天河中流蕩着的酒漿，

拚一個長醉不醒！

花籃一般的Orion星

我要去睡在那兒，

叫織女來伴枕，

叫少女來伴枕。

唉，可惜織女不見面呀，

少女也不見面呀。

目光炯炯的大犬小犬，

監視在天河兩邊，

無怪那牧牛的河鼓，

他不敢出現。

天上的星辰完全變了！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北斗星高移在空中，

北極星依然不動。

正西的那對含波的俊眼

可便是雙子星麼？

美哉！美哉！

永恆不易的地球

竟有如許變換！

美哉！美哉！

我醉後一枕黑甜，

天機却永恆在轉，

常動不息的大力嘯，

一八五

我該得守星待旦。

我迎風向海上飛馳，

人籟無聲，

古代的天才

從星光中顯現！

巴比倫的天才，

埃及的天才，

印度的天才，

中州的天才，

星光不滅，

你們的精神

永遠在人類之頭昭在！

淚珠一樣的流星墜了，

已往的中州的天才噲！

可是你們在空中落淚？

哀哭我們墮落了的子孫，

哀哭我們墮落了的文化，

哀哭我們滔滔青年，

莫幾人能知。

那是參商，那是井鬼？

悲哉！悲哉！

我也禁不住滔滔流淚……

哦，親惠的海風！

浮雲散了，

星光愈見愈顯。

東方的獅子，

已移到天南，

光琳琅的少女呀，

我把你誤成了大犬。

蜿蜒的海蛇，

你橫亙在南東，

毒光熊熊的蝮與狼，

你們怕不怕Apollo的金箭？

哦，Orion 星何處去了？

我想起「綢繆」一詩來了，

那對從昏至旦地

歡會着的愛人喲！

三星在天時，

他們邂逅山中；

三星在隅時，

他們避人幽會；

三星在戶時，

他們猶然私語！

自由優美的古之人，

便是束草刈薪的女山童，

也知道在恆星的推移中

尋覓出無窮的詩料，

啊，那是多麼可愛喲！

可惜那青春的時代去了！

可惜那自由的時代去了，

唉，我仰望着星光禱告，

禱告那青春時代再來，

我仰望着星光禱告，

禱告那自由時代再來！

鷄聲漸漸起了，

初昇的朝雲喲，

我向你再拜再拜。

17 白雲

魚鱗斑斑的白雲，

波蕩在海青色的天裏；

是首韻和音雅的

燦爛的新詩。

聽喲，風在低吟，

海在揚聲唱和；

這麼冰感般的

幽綠的音響。

18 南風

南風自海上吹來，

松林中斜標出幾株烟靄。

三五白帕蒙頭的青衣女人，

殷勤勤地在焚掃針骸。

好幅雅典的畫圖，

引誘着我的步兒延佇，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令我回想到人類的幼年，

那恬淡無爲的太古。

19 雨後

雨後的宇宙，

好像淚洗過的良心，

寂然幽靜。

海上泛着銀波，

天空還暈着烟雲，

松原的青森！

平平的岸上，
漁舟一刻地駢陳，
無人蹤印。

有兩三燈火，
在遠遠的島上閃明——
初出的明星。

20 雷峯塔下

菜花黃，
湖草平，
楊柳麩麩，

湖中生倒影。

朝日曛，
鳥聲溫，
遠景昏昏，
夢中的幻境。

好風輕，
天宇瑩，
雲波層層，
舟在天上行。

21 趙公祠畔

鐘聲，

鴉鳥鳴，

趙公祠畔

朝氣氤氳。

兒童的歌聲遠聞。

醉紅的新葉，

青嫩的草藤，

高標的林樹

都含着夢中幽韻。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白堤前橫，

湖中柳影青青。

兩張明鏡！

草上的雨聲

打斷了我的寫生。

紅的草葉不知名，

摘去問問舟人。

雨打平湖點點，

舟人相接慇懃。

登舟問草名，

我纔不辨他的土音。

汲取一杯湖水，

把來當作花瓶。

22 三潭印月

(一)

沿堤的楊柳

倒映潭心，

蒼黃，綠嫩。

不須有月來，

已自可人。

(二)

緩步潭中曲徑，

煙雨漠漠，

衣裳重了幾分

23 雨中望湖

雨聲這麼大了，

湖水却染成一片粉紅。

四圍昏濛的天

也都帶着醉容。

浴沐着的西子喲，

裸體的美喲！

我的身中……

這麼不可言說的寒襟！

哦，來了幾位寫生的姑娘，

可是，*unschon*。

24 江灣即景

蟬子的聲音！

一灣溪水，

滿面浮萍。

郭沫若的謳歌自然的詩

郊原的空氣——

這樣清新！

對岸的楊柳

搖……搖……

白頭鳥！

十年不見了！

柳陰下

浮着一羣鴨子呀！

25 鳴蟬

一九一

聲聲不息的蟬鳴呀！

秋呀！時浪的波音呀！

一聲聲長此逝了……

26 鷺鷥

鷺鷥！鷺鷥！

你自從那兒飛來？

你要向那兒飛去？

你在空中畫了一個橢圓，

突然飛下海裏，

你又飛向空中去。

你又突然飛下海裏，

你又空中去。

雪白的鷺鷥！

你到底要飛向那兒去？

27 大鷲

西比利亞的大鷲！

你大比肥鵝而瘦，

你因在個龐大的鐵網籠中，

籠中有一隻家兔，兩匹馴鳩！

西比利亞的大鷲！

你喙如黃銅爪如鐵鈎，

你稜眼望着天空，

拍拍地鼓着翅兒怒吼。

西比利亞的大鷲！

你不搏家兔，不擊馴鳩，

你是聖雄主義的象徵喲

哦，西比利亞的大鷲！

